

苗山包淚

續集

鄭 證 因 著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著

淚血

錄目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二	
還鄉歸化	慘戮貪官	暴壓苗民	舊友重逢	苗墟慘靚	捕頭洩機	危峯驚變	死裏逃生	夾溝火困
……	……	……	……	……	……	……	……	……
八四	七四	六五	五六	四六	三七	二七	一九	一〇
								一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35 5642B

苗山血淚 (續集)

鄭證因著

一 被誘入伏

在苗山血淚本篇中，正敘述到隱跡苗山天飛嶺紫花墟的三個墟主史湘老人，柳天培，司徒靜，弟兄三人在逃出苗山之後，到漢苗交界的苗山嶺這裏，夜入苗山嶺偵查仇家總鎮扎玉堂，恰巧揚威將軍哈元生那裏，正派遣麾下將弁，以緊急命令，令扎玉堂立時馳赴行轅，史湘老人等暗中窺探個清楚，正是當年屠殺三村的那個總兵，這老弟兄三人，想到故鄉當年所遭慘禍，史家圩，柳塘村，百花鄉，數百名屈死冤魂，含冤莫白，現在他仍然掌握着兵權，鎮守苗山嶺眼看着又要屠戮一班苗族，史湘老人等和他真是不共戴天之仇，那能放過，所以老弟兄三人趕緊退出他山頭的大營，仍然在躲避着山道上伏守的哨兵，剎不停留趕緊翻下苗山嶺。

因爲他駐防在苗山嶺上，所有他統轄的馬隊，所養着的軍馬完全在嶺下，軍獨有營房馬號，在他起身前，已經聽到他傳令手下將弁們，先行到嶺下預備得力馬匹，纔禮他起身，史湘老人等可也提防到這個凶殘暴虐的總鎮扎玉堂，狡詐多謀，他決不會沒有提防，可是入大營，竟沒查出那個從苗山紫花墟鍛羽而歸的長沙捕快鐵沙掌蕭雲的形跡，和其餘人的動靜，史湘老人等翻下苗山嶺之後，暗地一商量，在附近一帶實不宜動手，因爲離着他駐防之處太

近，總鎮扎玉堂此時爲揚威將軍哈元生手下最得力的人，只他一人，就統轄着六營兵馬，在這歸化鎮附近一帶尙有他駐防的軍兵，所以最好是離開附近一帶，檢那荒涼要路口去等他，並且這扎玉堂此時趕赴行轅，全是騎着快馬，保護他的軍兵，也全是馬隊，老弟兄三人雖各有夜行的功夫輕身術，可是也不能過遠了，無論如何總沒有馬快，老弟兄三人離開歸化鎮之後，順着苗山嶺邊，一直的撲奔東北，這是必走的一條道路。老弟兄們各自把全身本領施展出來，鹿伏鶴行，這三人真是似箭離弦，一氣兒順着山邊出來四里多地，因爲從正北去有橫穿苗山嶺的山道，可決不是他走的道路，奔哈元生將軍駐兵之所，前面有一大段的山道，這老弟兄相度形勢之下，前面有一段較爲窄狹的山道，兩邊峯嶺壁立，形勢險惡，這一段路有半里地長，地名叫鐵沙溝，這一段的道路倒不難走，可是除了不到兩丈寬的一條沙石堆積的山道，別無道路可走，非過了這段鐵沙溝才能改變方向，鐵沙溝內，沿着兩旁山壁間，野樹叢生，兩邊山壁下的荒草，全是一人多長，好個形勢險惡的所在。

史湘老人向司徒靜柳天培打招呼道：「我們就在這裏等他，諒他飛不過去，我們各檢隱身的所在，好在他帶着大隊軍兵，有燈籠火把，容易看到他的身形，只要他進了鐵沙溝之後，我們隱身在兩邊懸崖峭壁間，容他到了近前，齊發暗器先傷他馬匹。」司徒靜專管衝過去的馬隊，柳天培截斷他後面官兵弁勇，史湘老人下手取那扎玉堂的性命，這樣動手，諒他難逃今夜了，這老弟兄三人商量好，各檢隱身之處，身形伏好，沒有多大工夫，遠遠聽得一片鐵蹄翻飛，聲震長空，因爲在夜間，尤其是走在山道內，牲口飛馳起來，聲音傳得最遠，

司徒靜他是偏着西邊貼近了北面的一片峭壁上，身軀隱在一片枒槎小樹後，柳天培却在偏着東邊靠南邊一段懸崖上，史湘老人距離司徒靜和柳天培全有四五丈左右，也是隱身在南邊的山壁上，這種地方，不能離得太近了，因為所來的全是快馬，離近了不容易下手。

在聽到馬蹄聲起，老弟兄停身全在高處，往西望去，隱隱的看到天空中有紅光移動，可是因為山道高低不平，更有峯嶺隱蔽，雖則聽到一片鐵蹄之聲，可是還看不到人馬的踪跡，聲音越來越大，隱隱的已經望到了火光閃動，司徒靜低聲向史湘老人打招呼，叫史湘老人傳告柳天培預備着，這時史湘老人已把瓦面鏢扣在掌中，司徒靜掌中也扣了鐵彈丸，柳天培是亮銀梭，剎那間，已經聽到馬嘶之聲，跟着火光閃動，司徒靜等暗中已然望到從偏着西南一帶山灣轉過來大隊人馬，所看到的是兩名軍兵並排着走，全是一色的白馬，馬上的軍兵，手持着火把，馬走得快，火把在風中閃爍着，火苗子和烟氣全向兩行馬隊的身後飛去，火星子不時的隨風飄起，前面這一隊足有四五十名聲勢頗為威壯的軍兵。

在前面這一大隊馬隊衝過來，跟着已經望到了當中有幾個頂帶不同的官員，相隔稍遠，尚不易辨別清楚，可是馬隊全是這麼疾馳着，眨眼間已經衝進鐵沙溝，這時頭裏這四五十對馬匹已然衝過司徒靜隱身處，在這火把光中，仔細查看，這種地方若說是能辨清面貌那可太炫虛了，雖則有幾十支火把和十幾盞燈籠，可是馬走得快，火光閃爍，燈籠是倏明倏暗，於是能從服裝和頂帶上分別，因為扎玉堂已經是頭品頂帶，賞戴花翎，剎那間當中這一隊官弁已到了鐵沙溝的當中。

這時史湘老人一聲暴喊，掌中的瓦面鏢脫手而出，向當中那個戴紅頂子的官員的馬頭上打去，史湘老人在喊聲一起時，司徒靜柳天培，也是各把掌中暗器紛紛脫手，人是跟蹤而下，論史湘老人這種瓦面鏢上的功夫，下手更這麼疾，這一鏢打出去，定把這官員留在山道上，那知道，跟着史湘老人的喊聲，下面這位戴紅頂帶的官員竟自喊聲：「來的好！」此人應變這麼神速，手底下這麼快，連史湘老人身形從鐵沙溝山道上一落，全「呀！」了一聲，驚惶却步！

在史湘老人瓦面鏢打出去，馬上這位官員似有提防，他竟在鏢打到時，韁繩向右一領，馬頭猛往回一轉，正把這支鏢躲開，這牲口一盤旋，在他牲口猛衝到時，史湘老人分明看見這官員是在空着手，可是在他牲口一打旋時，馬上的人哈哈大笑，手中竟甩起一口雪亮的刀來，身軀隨着馬盤旋時，人已落在山道中，頭上的一頂緯帽，也向後甩去，壓刀挺身站在那裏，向史湘老人哈哈一笑道：「朋友，這就是你的見面禮麼，你把我當作何人？」

史湘老人等是同時動手，司徒靜柳天培在突然現身，司徒靜鐵彈丸，一出手，倒是打傷了兩匹馬，馬上人翻下去，柳天培的亮銀梭也傷了一名軍兵，趕到司徒靜柳天培身形也隨着落在山道上時，已經衝過去的軍兵他們是正向去路沒有多遠！可是後面那一隊在馬走如飛之下，勢須多傷幾個人，才能擋住他們，可是在軍兵滾下馬背之下，其餘的牲口，走得那麼快，馬上的人各攆韁繩牲口在山道上咆哮着一打旋，全行往後退，立刻把這夾溝山道，閃出六七丈的一段，只剩當中四五匹馬，可是跟着也一陣猛衝，往回下退去，只有那位官員，此

時和史湘老人這一對面，史湘老人憤怒異常，趕情是喬裝總鎮的一個四十多歲的江湖人，此人生得相貌十分英俊，若是在燈火亮，或是白天，沒個看不出來，恰在夜間，全身官服，品級分明，竟被他們瞞過。

史湘老人此時知道已經中了他們的狡計，眼前的情形，不問可知完全是早有佈置，史湘老人此時從腰間一伸手，把九節盤龍棍抖出來，叭啦啦往山道上一甩，厲聲喝叱：「你是什麼人？敢作替死鬼。」這時這位假扮官員的，手中壓着一口七星刀，帶着笑容向史湘老人道：「尊駕可就是史家圩的逃犯，天飛嶺紫花墟的墟主史湘麼？朋友們認栽吧，識相的把兵刃放下，我們定給你在總鎮面前求情免死，你敢再抗拒，史湘，你抬頭看，這鐵沙溝已經佈置下天羅地網，你們插翅難飛。」史湘老人在他說話時，眼光一掃下，也已看出，已經衝過去的馬隊，紛紛散開，牲口全放出去，人可隱伏在山溝兩邊，一處處全是弓箭手，兩邊懸崖峭壁只竟在剎那間點起二十餘支火把，上面也有人在吶喊着：「別放走了這夥反叛。」來路上也是照樣，史湘老人此時已知是網中之魚，可是山溝當中，只剩這一人，這人也好大的胆量了，這種情形是定有所恃。

史湘老人却是狂笑一聲，向這人道：「朋友，不錯，我正是史湘，身經百難，不死之身，留着這條命，正要找我這冤家對頭算這筆舊賬，我們是事情已經造成，勢難共立於天地間，好，不幸我們形藏敗露，落在你等手中，看你這種情形，不是無名小卒，報出『萬』兒來，結個鬼緣吧。」

這人道：「史湘，我也並非什麼驚天動地的人物，姓董名良臣，江湖上朋友們叫我作追風趕月，不過是吃一碗江湖飯而已，事勢所迫，不能不和尊駕在這裏一會，桀犬吠堯，各爲其主，史湘，官司你認頭打不認頭打？」史湘扭頭向左右一聲招呼道：「司徒大哥，天培三弟，這位朋友就是追風趕月董良臣，一手成全我們哥三個的人到了。」說到這，更扭過頭向董良臣道：「朋友，官司我們是認頭打，不過還沒到時候，我這九節盤龍棍，要向朋友你領教呢。」史湘老人到此時只有捨命一拚，別無他法，這條九節盤龍棍，往起一抖，人隨棍起，身形猛縱過來，口中喝着：「打！」這條盤龍棍竟向這董良臣的頭頂上砸來，這董良臣身形往旁一撤，口中在喊着：「史湘，你好不識抬舉。」史湘的盤龍棍砸空，董良臣已經揉身而進，七星刀照着史湘老人的右肩膀上扎來。史湘老人已知此人定是極厲害的敵手，若不然他不敢這麼張狂，往左一擡身，身形矮下去，盤龍棍隨着身形左轉，唰的把地上的石沙帶起，盤旋橫掃，「玉帶圍腰」向董良臣肋上砸來，這董良臣，身形輕快，一個旱地拔葱，身形縱出去，落到山道旁，司徒靜和柳天培，在這種情況下可不能等待，因爲看透了這步棋，這是安心把弟兄三人困在沙溝內，已經在十分注意的監視着兩邊，切斷東西道路的官兵，知道他們，一定是要以亂箭攢攻，山道中這個姓董的不退，他是仗着武功本領，想要生擒活捉弟兄三人，在這種地方，還講什麼江湖過節，這司徒靜遠遠的向這邊的柳天培招呼了聲：「三弟，還不動手等什麼，先收拾了這姓董的再說。」

司徒靜此時把背後一對太極圖，已經撤在掌中，他見守鐵沙溝西口的官兵沒有動作，賊

聲發出之下，柳天培那裏也答了聲，那知道早有人在預備時候，決不容這弟兄合力對付董良臣，一聲暴喊，聲若沉雷，這人的嗓音好宏壯了，從左邊偏着西溝口官兵伏守的近前，一兩丈高的山壁上，唰啦的縱下一人來，此人一現身，形如黑塔一般，身量特別高大，一張黑紫色的臉，濃眉巨目，獅鼻闊口，這種打扮真成了四不像，穿一身軍兵的官衣，可是胸前半敞着，兩支袖管也高挽起，光着頭頂，一條大辮子盤在脖頂上，手中擎一條豹尾鞭，往山道上一落，跟着往前一縱身，他是人到鞭到，這條豹尾鞭向司徒靜猛砸下來，柳天培那裏也被人擋住了。

柳天培在聽得司徒靜喊聲，壓金背砍山刀，往當中縱身，身形才往這邊一落，腳下還沒站穩，耳中聽得有人在高喊聲：「姓柳的，以多爲勝，你算得那道的人物。」人隨聲下，一條黑影撲下來，也是人和兵刃一塊到，一口摺鐵刀向柳天培左半邊身猛砍下來，柳天培仗着掌中已經壓着刀，左脚才點着地，右脚趕緊向左腿後一撤，掌中的金背砍山刀猛往起一翻，想把來人的刀給他崩飛，可是這人刀剝下來，勢子變得迅捷異常，倏然一抽招，刀已經撒出去，柳天培此時已經看出，這人瘦小枯乾，形如一個活猴，年紀可也在四旬左右，那個身軀，不過像十幾歲的孩子，生得相貌奸滑，目光銳利，這種神情相貌，和動作，都帶出江湖上吃黑錢的一流，這柳天培刀往上封空，身形撒出來，一轉身間，已經退出六七尺來，在厲聲喝問着：「你也是扎玉堂的替死鬼，你柳莊主，刀下不死無名小卒，你是什麼人？死也留個名字。」這人身形往下一矮，話沒答出，人已衝過來，口中在喊着：「接傢伙吧小子，二

太爺沒想和你結親，用不着敘家譜。」他這口刀賊滑異常，身形巧快，柳天培只好把金背砍山刀的刀法施展開，奮力來對付這個瘦小枯乾的江湖道。

此時這鐵沙溝內，三對兒捉對廝殺，動手的情形十分驚人，以史湘老人一條九節盤龍棍施展起來，功夫稍弱的走不了三招五式，就能分出勝負來，可是今夜鐵沙溝，所來的人，全是非常扎手，並且敵人所預備的情形，分配的非常得法，司徒靜老人這對太極圖，也是一種重兵器，可是那使豹尾鞭的，名叫大力神裘鳳山，他是練了一輩子硬功外撞，手底下非常重，尤其他使用這條豹尾鞭，特別的重，運用起來，帶着一片風聲，一動手，他就是安心和司徒靜要較一較力量，完全是硬接硬架，硬磕硬碰，兩下裏一換上招，司徒靜的太極圖已經連番和豹尾鞭碰在一處，司徒靜已經覺出虎口發熱，知道這個對手，他是完全想用力大兵刃重來勝自己，自己這對太極圖，不是並到一處，接他的豹尾鞭非吃虧不可。

這個追風趕月董良臣，這把七星刀刀法純熟，和史湘老人這一動上手，史湘老人也十分驚心，想不到這扎玉堂手下，竟會收容着這班能手，今夜的情形，結果如何，真不敢想像了，此時史湘老人，牙關緊咬，把掌中的盤龍棍招術施展開，把全身本領盡量施展出來，這條盤龍棍上下翻飛，董良臣這口七星刀，崩，扎，窩，挑，削，砍，劈，剝，攻守進退，吞吐撒放，好俊的一身功夫，處處見到火候，史湘老人又是愛，又是恨，可惜這麼好人才，竟全落在奸賊的手裏，爲他利用，說不定自己這條老命，就許斷送在他七星刀下，史湘老人今夜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和人惡鬥，兩下裏一搭上手，就是二十餘招。

史湘老人這條盤龍棍使用起來，從來是只有自己進三招，才能容敵人遞進一招來，可是和這追風趕月董良臣一遞手，兩下裏就弄個八兩半斤，功夫上是扯平了，可是這董良臣年歲比較史湘老人小得多，在精神力氣上他先佔了上風，手底下又是真下過功夫，此時這董良臣正用了手『裏剪腕』，七星刀已經貼着九節盤龍棍遞進來，往史湘老人的腕子上剪，史湘老人身軀趕緊向右一沉，右肩頭一閃，右臂也隨着向後一甩，九節盤龍棍，往後猛一撒，因為董良臣這一招欺得過近了，自己不和他冒險一拚，就要逃不開他刀下，在右臂往後一甩下，這條盤龍棍，前半截已到了左掌中，右手已經把棍尾甩出二尺去，身形可沒撒開，仍然是原地方不動，這全憑身上的功夫，六合歸一，身形猛然的往後一擰，左脚尖暗用力，腕子這一撒出來，董良臣的刀剪空，史湘老人右手的盤龍棍尾已經從左邊倒甩出來，向董良臣的右半邊臉和肩頭上砸下來，史湘老人這一式用的快，力量也糾足了，斜身轉身，撒棍遞棍，真如電光石火一般，董良臣這一刀本也沒想到史湘再逃開，那知道史湘老人竟存了拚命的手法，九節盤龍棍的棍尾這一砸下來，董良臣這一再想撒身可來不及了，猛力的往起一抬右臂，一提七星刀，明知這是一種輸招，可不得不這麼急救，因為被棍尾掃着一點，就得重傷，吭嚶一聲，盤龍棍的後三節，完全捲在七星刀上。這個董良臣，在這種情況下，他叫完全敗到底，史湘老人腕子上一再用上力往後一坐，董良臣的七星刀不出手是不成，可是這個董良臣竟在剎那間依然不肯就這麼認頭，口中竟暴喊了個：「好」字，猛然一個順水推舟，人和刀猛力往這邊一撞，史湘老人正是用力往回一奪，這一來刀尖子下沉，完全向自己的胸窩下扎

來，兩下身形欺的過近，這種式子真是間不容髮了。

二 夾溝火困

眼看着刀尖子已經點到，史湘老人一聲怒叱，嘩楞的盤龍棍尾已經離開七星刀，史湘老人若是往右躲可非受傷不可，往左身形換不過來，在這種急切間，右臂往自己左肋一貼，左手握着盤龍棍的前半截，猛一提氣，身軀硬往左一擺，左手用足了力，一甩盤龍棍頭，雙臂成交叉形，噹啷一聲，盤龍棍頭，砸在七星刀上，董良臣口中喊了聲：「好招！」在七星刀往下一沉，他一擰身，咬的他已經竄出去。

這董良臣手底下真是快，身軀往鐵沙溝旁竄了出去，脚尖才一着地，只聽他喊了聲：「打！」史湘老人這一招救了自己，把刀砸下去，脚下步眼已經換過來，正要一矮身往前撲過去，不容他撤身逃避，可是這個，董良臣竟在喊出個「打」字下，跟着聽得一連暗器破空之聲，這董良臣一連打出三支甩手箭來，向史湘老人上中下三盤打到，史湘老人哈哈一笑，手中的盤龍棍猛力往起一抖，身形跟着往左一撤，下面一支甩手箭打空，上邊的兩支全被盤龍棍磕出去，跟着右臂往起一振，腕子上用足力，這條九節盤龍棍竟抖得筆直，身軀是隨着盤龍棍往前縱，眼中更望到董良臣甩手箭發出，身形縱起，已經躡起兩丈多高，落在山壁上；此時史湘老人這條九節盤龍棍，要用烏龍穿塔的手法，把董良臣打下懸崖，可是史湘老人竟自險些死在他手下，棍抖出，人縱起，董良臣的甩手箭又發出，兩下的動作同時，史湘

老人可吃了大虧，身形懸空，無法閃避，這支箭正向胸前打到。

史湘老人身形已經到了山壁附近，相隔不到五尺，甩手箭到，史湘老人努力的嘿了一聲，氣往下一沉，把前進的式子，要猛收回來，終於是沒有他甩手箭快，因為右手提着盤龍棍也隨着往後坐，身軀的重力微向右偏着，這支甩手箭竟打在史湘老人的左肩頭，還仗着身軀是往下沉，不是正迎着箭，就這樣，這一箭也够重的，箭頭穿入肉內，史湘老人身形落地，厲聲喝罵，可是董良臣身形在上面絲毫沒有停留，他竟自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順着山壁兩丈多高的地方，有樹木和突起的怪石上着足，橫撲西溝口。

史湘老人覺得一條左臂，疼似火燒，可是仍然咬着牙，盤龍棍交與左手，伸手把甩手箭拔下來，決不扔掉，竟自插入鏢囊，因為此時看到司徒靜尙和那使豹尾鞭的力拚，柳天培跟一個瘦小枯乾的敵人動着手，可是柳天培的情形頗為不利，手脚上頗見笨重，那個敵人行如猴子一般，一口摺鐵刀，進攻的頗疾，口中還在說着一種譏諷之話，史湘老人在負傷之下，因為此處是絕地，唯有把柳天培趕緊救應下來，弟兄好撤退。離開鐵沙溝，可是那董良臣，竟在這時已經到了鐵沙溝的東溝口附近，他在口中招呼了聲，似乎呼應那人撤退，史湘老人一看這種情形，定要利用亂箭攢攻，不能容他們放開手，忍着肩頭疼痛，怒吼一聲，向東溝口撲過來，口中在招呼：「柳三弟，我助你收拾這匹夫。」可是此時動手的人，已經得到了董良臣的示意，虛砍一刀，已經縱身竄出去，柳天培在壓刀猛追之下，可是那個董良臣竟自又發出一支甩手箭，還仗着柳天培被那個瘦小枯乾的人一路滑戰，他把力量已經用盡，此時

追得沒那廢疾，身形沒縱出去，董良臣的甩手箭打過來，柳天培竟自用金背砍山刀封開，史湘老人也撲到，可是董良臣已經退出東溝口，那個瘦小枯乾的竟自在這險峻的懸崖峭壁上往上擡升，眨眼間他已經上去了七八丈。趕到史湘老人一撲過來，忙向柳天培招呼：「三弟快走，接應司徒大哥退。」

可是溝口一帶銅哨響起，刷刷的箭已經射過來，史湘老人趕緊向西撲，貼近山壁旁，避着身後的亂箭，才到了溝當中，史湘老人箭傷已經發作，左臂如同火燒，身形已經慢得多了，柳天培已經看到史湘老人的肩頭冒血，忙着招呼：「二哥，你受傷了？」可是在柳天培問話中，西溝口的情形也變化了，司徒靜和那大力神裘鳳山始終戰個平手，此時那大力神裘鳳山似乎聽到號令，竟也虛遞一鞭撤身往外退，司徒靜再想追趕，那知道溝口和兩邊山壁上已經預備了人，嗖嗖的箭聲響，七八條利箭，向司徒靜身上攢射去，司徒靜雖則仗着掌中這對太極圖，是專能破暗器，無奈所有外邊這些放箭的，全是那扎玉堂手下所統率的精銳馬箭手，個個的全射得一手好箭，在司徒靜往外一衝時，隨着這些亂箭，更有六七塊石子和兩支鋼鏢打過來，從兩邊山壁上發出，完全奔司徒靜的下盤，司徒靜險為他們所傷，這一來，被迫得往後一退，跟着從山壁上刷刷的一連拋下十幾支火把來，上面正是要借着這種火光來瞄準，把三人全射倒，司徒靜被迫得往後退，史湘老人柳天培已經貼着山壁旁，和司徒靜集合一處，史湘老人却在低聲招呼：「我們仍然退出東溝口，再作打算，好歹也要闖它一下。」司徒靜，柳天培齊答了聲：「好，我們不拚命幹一下，恐怕要落在這班匹夫之手了。」史湘

老人此時真是咬着牙強自掙扎，肩頭上還在往外流着血，左臂的衣袖全染紅了，老頭子焉能就這麼認栽，把手中的九節盤龍棍一抖，頭一個縱身躡出去，司徒靜柳天培也全跟蹤縱起。

這時在偏着北面的一段懸崖峭壁上，竟自有人發聲高喊：「啣，姓史的，到了現在這種情形，你們還不認頭打官司，妄想強自闖出鐵沙溝，那可怨不得你董老爺手狠心毒，放你們逃出去，我們沒法交代，老朋友們還不放手扔兵刃，話只是一句，不照辦你董老爺可要動手了。」史湘司徒靜柳天培齊往山壁這邊一貼，這時嗖嗖的一支箭跟一支箭從面前掠過，往喊聲處看去，只見那追風趕月董良臣停身在七八丈高的峭壁上面，身後有四五支火把在高舉着，靠左右一片小樹旁露出許多弓箭手探着身子，箭是級扣填弦，引滿待發，這董良臣，手持七星刀，威風凜凜，得意洋洋，老弟兄三人幾乎氣破了肚子，刺殺扎玉堂未成，反爲所困，現在他居然退到上面用這種惡言惡語來威脅。

那司徒靜，用右手的太極圖往上一指，厲聲喝罵道：「姓董的，可惜你空學了一身驚人藝業，還自命是江湖道的英雄，叫我司徒靜看來你不過是官家走狗，勢力之徒；那扎玉堂萬惡的狗官，貪婪殘暴，把那民脂民膏，搜括來的不義之財，買得你們走狗們替他賣命，當初你們老師教你們一身武藝時，就爲得成全你們今天這種喪名敗節，作這種無恥的勾當，我司徒靜一介平民，從幼小到現在是清清白白，乾乾淨淨，受到這貪官的威迫，殺害我數百名村民，今夜我們寧可落個殺官造反之名也要爲屈死的鄉里百姓們復仇，不幸被你們這羣無恥的匹夫所困，董良臣，你不用拿話來威脅，有什麼惡辣手段你只管施展，我們弟兄就是落到分

尸之慘，錯骨揚灰，也是乾淨的，好百姓，沒把死放在心上，不過在未死前，還想要你的命。」

司徒靜話聲一落，目視着兩旁，老頭子可打算好了，反正不易逃出鐵沙溝，就是摔個骨斷筋折，死在當場也算着了，何況自己還有克振家聲的好兒子，總有報仇雪恨之時，司徒靜往下一矮身，掌中這對太極圖，向胸前一壓，已經竄到山溝的對面，太極圖跟着舞動，護住全身，硬往山壁上撲去，這一股猛勁，一連就是三個縱身，已經竄上去四五丈，史湘老人柳天培一看司徒大哥這麼拚命，現在弟兄三人這可成了不願同生，但願同死，柳天培把掌中金背砍山刀舞動，也猛衝過來，史湘老人身帶箭傷，焉能落後，也是跟踪而上。

不過這種峭壁懸崖危險到了極點，就是平常沒有這些箭手在攢射，也不容易就闖上去，往上衝上一段去，可是被迫又退下一兩丈來，只是這老弟兄三人，不這麼捨命一拚，也得葬身鐵沙溝內，眼看着離着上面已有十幾丈，突然在懸崖上面有人高喊：「大胆的反賊們，還妄想脫身逃走，這可恕不得你董老爺下絕情了。」跟着上面一聲銅笛響，先是一片大石塊，向下砸來，一連又是許多已經燃燒起來的草捆和火把，順着山壁往下滾，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上面攻擊的這麼緊，任憑你有多大本領，那還能闖的上去，司徒靜和史湘老人身上全被石塊打傷，尤其是上面擲下來這些大火球似的草捆，從那懸崖峭壁滾下來，火星四濺，任憑這老弟兄三人怎樣奮力猛撲，可是上面的人居高臨下，十分得手，老弟兄雖有兵刃在手，只能撥打亂箭，被迫得全退下峭壁間，再想換個方向脫身，兩邊的山壁是一樣的辦法，司徒靜

和柳天培，見史湘老人的情形，尤其是十分不利，只好趕緊各自用掌中兵刃，奮力舞動，護着史湘老人退到山溝內。

可是此時已無法隱蔽身形，上面的火球連續的往下滾着，這鐵沙溝內，一片火光，尤其是這煙氣，叫你喘不出氣來，史湘老人的箭傷作痛，更被石塊打傷，看到被困在鐵沙溝內，除了束手就擒之外，休想脫身了，史湘老人，此時已經憤不欲生，懸崖峭壁上面，官兵替換着那麼高喊，喝令下面弟兄三人趁早扔兵刃，若不然非把這弟兄三人活活燒死不可，史湘老人立刻厲聲向司徒靜柳天培道：「大哥，三弟，我們難道就屈服在這班惡魔之手麼？算了，算了，老弟兄同生同死也倒是快意事，又何必落在這貪官和匪徒們手中，受他的折磨，大哥，三弟，我要先行一步了。」史湘老人，把九節盤龍棍往起猛一抖，自己是安心把自己砸死，柳天培一手把盤龍棍抓住，說聲：「二哥，這麼死，你也甘心麼？還不如破出葬身火焰內，還是從西溝口闖一下，我們在臨死前，也多弄死一個算一個，咱們弟兄說什麼不能離開了，用不着你動手。」司徒靜也在說着：「三弟說的很對，就這麼死在鐵沙溝內，太不甘心，二弟，你貼着崖邊底下走，反正是三條老命不容易活了，還有什麼可懼的。」司徒靜頭一個舞動掌中太極圖頭前開路，柳天培也緊隨在史湘老人身旁，把掌中刀揮動。

在這種情形下，雖說是不怕死想拚命，可是人究竟不是鐵打的，史湘老人身上帶傷較重，已經是強自掙扎，司徒靜和柳天培，因為這番往峭壁上闖，已經力盡筋疲，手中雖則各自奮力舞動兵刃，但是也不過勉力支持一剎那，要想闖西溝口，那裏還闖的出去，若是在乍

一發現堵截溝口，亂箭攢攻，弟兄三人的方氣尚有，一個猛勁，倒許可以闖出去，此時上面的人已經完全佈置好，兩邊也是烟火騰騰，司徒靜等往前闖出六七丈遠，已覺得這火烤得有些禁受不住了，不過上面所埋伏的官兵，和這幾個江湖人物，對於下面三人的攻擊，也不能像先前那麼得手了，因為下面的火已經四處燃燒起，烟氣上騰，整個的鐵沙溝，迷漫在一片烟火中，所以這老弟兄三人還能勉強往前移動，上面因為箭手們不易瞄準，只有用石塊往下砸，和加增火勢的威力，這老弟兄三人被烟火嗆的眼也睜不開。

就在這危急間，突聽得南面的懸崖峭壁上，一片吶喊的聲音，跟着從山壁上面，一連滾下六七名軍兵，有的摔在烈火上，燒的慘絕，有的已經摔得腦漿崩裂，骨斷筋折，柳天培稍行落後，忙的招呼：「大哥，二哥，你們聽上面的情形不對，難道我們弟兄還有活的道路麼？」史湘老人道：「有誰來救我們弟兄脫難，不要耽擱，快往前闖吧。」這時猛聽得山壁的半腰，有人高聲招呼：「天培三哥，你們在那裏？」跟着又聽兩個尖銳聲音在高喊：「爹爹，你們在那裏？」這老弟兄三人，身臨絕地，耳中這一聽到喊聲，驚喜欲狂，柳天培頭一偏就答了聲：「柳冲，我們在這裏，偏着西邊。」跟着山壁上火焰所激的火星子飛濺起，山壁上的亂石也是亂滾着，立刻從懸崖峭壁上撲下三條黑影，這三條黑影撲到山溝內，立刻把身形全矮下去，這就為得凡是煙火迷漫之處，是越往高處越睜不開眼，只有貼近地面，一二尺高的地方，烟氣不那麼濃，容易辨別附近，此時來人連續高聲招呼着，已經矮着身形撲過來，所下來的正是柳冲，和史天童，柳獅姑。

柳冲一到近前，一把把柳天培抓住，史天童已經撲到史湘老人近前，抓住爹爹的手，招呼着爹爹你快走，上面只有我金牛弟一人了，史湘老人，此時不由的痛心之下，悲聲說道：「天童，你們來的很好，咱們爺兩個還能再見一面，我身受箭傷，大約不易脫身了。」天童不覺哭聲叫道：「爹爹你這是什麼話，官兵雖多，他擋不住我們，快走吧。」這時，司徒靜已經轉身來，柳天培已經告訴了柳冲，史湘老人身受箭傷，他實難闖上懸崖峭壁，柳冲此時一聲不響，撲到史湘老人面前，說聲：「史村主，你的傷在那裏？」史湘老人道：「左肩頭。」柳冲說聲：「不要緊。」他把紫藤鞭鞭腳在口中，很快把腰間一條束腰的襖包解下來，轉身把史湘老人揹在背上，把這條襖包攔在史湘老人腿根子上，往自己腰間一繫，獅姑向天童招呼了聲：「天童弟，你頭前開路，我和爹爹幫助着柳叔叔往上闖。」司徒靜此時精神一振，說聲：「你們來得好，咱們要活一塊活，要死一塊死，索性和這班惡魔們，作最後一拚。」那史天童，因為爹爹已經受傷，尤其痛憤，他把龍頭桿棒舞動，頭一個衝上峭壁懸崖，口中更連連高喊着：「金牛弟弟，我們從這裏上。」這懸崖峭壁上面殺聲一片，混亂異常，柳天培和獅姑一左一右抓住了柳冲的兩臂，這種地方因為過於危險，這柳冲雖則年輕力壯，可是背上揹着這麼個人，若沒有柳天培和獅姑兩人的力量幫助他，恐怕不易闖上去，半腰也得摔下來，仗着峯頭上面這個司徒金牛一對日月輪，他和這一些殘餘的官兵，作了對頭，已被他殺傷了二三十名，可是已經被從山溝退出去的大力神裘鳳山一條豹尾鞭戰住，仗着他們爺四個現身是出其不意，動手又快，對面山峯上面，就是想過來接應，也得從鐵沙溝東西溝

口外轉過來；這就耽擱了時間，有了這種工夫，所以這班人竟能冒險突圍，闖上峯頭。

這時候東西溝口外的官兵可已經發覺有人救應，吶喊着往這邊接應，此時可就仗着有這扎玉堂所養的護衛裘鳳山在這裏動手，官兵箭手們雖則撲上來，不敢再放箭。恐怕傷了自己人，只有一個掄刀往前攻，一上了峯頭，柳獅姑柳天培爺兩個，用不着再幫助柳冲，柳天培此時怒吼一聲，一口金背砍山刀，如疾風暴雨般猛撲向大力神裘鳳山。柳獅姑也把一條十三節亮銀鞭舞動，從側面猛攻過來，司徒金牛他留在上面抵擋官兵的攻擊，被這個大力神裘鳳山趕到，兩人動上手，司徒金牛掌中一對日月輪，雖則有真功夫，但是這個裘鳳山實在是一個江湖能手，他這條豹尾鞭施展開尤其是力大鞭沉，這司徒金牛若不是身形靈巧，手底下賊滑，早死在他豹尾鞭下，就這樣一連兩次，日月輪險些被他震出了手，情形也是十分危急，若不是下面的人很快的闖上來，司徒金牛也得被追敗退下去，此時柳天培這口金背砍山刀一上來刷刷的一連就是三刀，現在動手真叫拚死，老弟兄們全險些葬身鐵沙溝內，柳天培此時撲過來，恨不得一刀把裘鳳山劈到底，所以柳天培此時把力量完全使出來，獅姑這條十三節亮銀鞭也是上下翻飛，俟隙進擊，大力神裘鳳山雖則勇猛，他也敵不住這班生龍活虎的敵人，他這一豹尾鞭正向柳天培斜肩帶臂砸下來，可是司徒金牛的一對日月輪，正好趁他轉身，雙足一頓，身形縱起，雙輪向大力神裘鳳山的背上猛劈下來，柳獅姑的十三節亮銀鞭也同時遞到，豹尾鞭砸下來時，柳天培往旁一撓身，柳獅姑的十三節亮銀鞭却是烏龍出洞式，這條亮銀鞭抖得筆直，從下往上抖起，向大力神裘鳳山的右肋下點來。

三 死裏逃生

司徒金牛的日月輪帶着風聲砸下來，裘鳳山的豹尾鞭已經砸空，這兩人的兵刃又全邊到，趕緊的右腳往後一撤步，身軀倒着往左撤，嘩楞一聲，獅姑的亮銀鞭，竟自捲住他的豹尾鞭，那金牛的日月輪，沒劈着裘鳳山，他這一撤身，噹啷啷雙輪砸在豹尾鞭上，鞭梢被砸得往腳下的亂石上落去，叭啞啞一聲響，可是柳獅姑十三節亮銀鞭竟險些脫手，柳天培正好還過身來，往外一抖右臂，掌中的金背砍山刀，刀頭往裘鳳山面門上戮來，那裘鳳山一仰頭閃刀頭，柳天培腕子上一坐力，刀頭向下一沉，向外一展，那裘鳳山呀了一聲，一斜身竄出去，他的肩頭已被柳天培刀尖子刺傷，司徒靜這時在身後忙着招呼着：「不要戀戰趕緊退。」史天童把龍頭桿棒舞動，官兵已有撲過來的，可是他這條桿棒施展開，官兵們那裏是他敵手，把官兵手中的刀震得滿天亂飛，身形盤旋着刷刷的這條桿棒一連兩個狂風掃落葉，左右盤旋，把官兵打得落花流水，柳冲已經擋着史湘老人，緊向南逃下來，司徒靜呼喊着重天童金牛獅姑，一齊的往下退，官兵們雖則還吶喊殺聲，用箭射，可是這班人一個個手底下全是這麼凶猛，那裏會被他們再射中，這一帶地方又荒僻，到處裏是叢林野樹，逃出一箭多地來。已經各自把身形隱起，隱蔽着形藏，直出來三四里遠，聽了聽後面沒有什麼動靜了，此時天色不過是四更左右，遂找了一片濃密的樹林中，略微的緩息一下，好計議着往那裏走。

天童對於老爹爹受傷十分關心，這時史湘老人坐在一塊巨石上面喘息着，天童拉着爹爹

的手，悲聲說道：「爹爹，你傷勢怎麼樣？我柳叔叔帶着刀傷藥了，好歹也先紮裹一下，敷上些藥，也可以止疼去毒。」史湘老人握着天童的手，嘆息說道：「天童不要担心，我的傷勢，諒還不致於就要喪命，這點傷痕要在十年前，我還一樣的和惡黨們一拚，我是從來不服老，想不到年歲大了，實有些不成了，好孩子不用害怕，爹爹能够被你們救出鐵沙溝，就是死在一班骨肉面前也瞑目了。」天童道：「爹爹，你不要說這個話，我怕聽，你的傷一定能夠好，一定會活下去殺盡惡人，遂了你的心願重返故鄉。」這種地方不敢亮火，只有在黑影中摸索着，把史湘老人的衣服解開，獅姑金牛也全過來幫忙，找柳冲把刀傷藥拿出來，只有就着上面原有的血跡，把藥按在箭傷處，用布紮裹好。

史湘老人向柳冲問道：「你們怎的竟自沒回柳塘村，史家圩，怎會知道我們老弟兄遭人暗算被困鐵沙溝？」柳冲向史湘老人道：「村主，你不必問我們怎會來的這班湊巧，現在還說不得，實在是村主們這番好心感應，若不然村主們真有些不堪設想了。」史湘老人一聽柳冲的話，有些恐怕走露風聲，遂也不再追問，並且這裏離着鐵沙溝也太近，扎玉堂這一手辦的十分毒辣，他手底下這班人個個是勁敵，實不能輕視，這裏也不便過分耽擱，遂向司徒靜柳天培說道：「大哥，三弟，我們今夜這種情形，分明是形跡早露，我們沒探查成扎玉堂的動靜，反被人家綴上，所以他們才這麼從容佈置，把我們誘進鐵沙溝下手，這正是他們這一帶的地利全熟，認定了我們準在這一帶動手，明着用一隊人馬假扮扎玉堂，暗地有兩隊精兵散佈這一帶，這追風趕月董良臣，和大力神裘鳳山，以及那個守東溝口的江湖道，更是一個

非常扎手的敵人，這扎玉堂有這班惡人相助，再加上那從苗山回去的鐵沙掌蕭雲師徒，我們現在恐怕處處站在失利的地位了，我們現在打算取扎玉堂的生命恐怕不易下手了，尤其是這歸化鎮更不能去，我們這班人現在竟自落個沒有立足之地，依我看來，索性和這班惡魔們拚了，咱們在苗山嶺附近，找一個隱秘之地，置備些乾糧，守在他近前，不把這個賊官人頭取來我們決不放手。」

剛說到這，獅姑和史天童金牛，他們姐弟三人正聚在一處，似在商量着一件事，那獅姑忽然把史天童司徒金牛推了一下，回身一縱已經竄到史湘老人的面前，低着聲音說了個：「噤聲！」二字，史湘老人司徒靜柳天培柳冲，全是一驚，大家此時一點聲息沒有，默查四週，並無動靜，獅姑此時輕輕一縱竟向樹林子北邊竄去，腳底下極輕，一點聲息不帶，嗖嗖的一連兩個縱身，已經竄到樹林子邊，此時各人全把兵刃握到手中，柳冲微哼了聲向司徒靜面前湊了湊低聲說：「不錯，是有動靜，村主你仔細聽，有些聲音不是樹頂子上發出來的，却是荒草振動之聲。」司徒靜低聲答道：「好，咱們四下搜尋，看看有什麼人前來送死。」衆人剛要分開，突然偏着正南，一株樹頂子上有人高聲喊道：「好一羣叛徒們，殺官拒捕，逃出鐵沙溝就想完了麼？叫你們總要嘗到老爺們的厲害，相好的們，這場官司認頭打吧。」說話間，跟着嗖嗖的一連響起幾聲銅哨，跟着樹林子四週，喊聲起處，叭叭的一陣弓弦響，嗖嗖的就是十幾條箭射進來。

司徒靜，柳天培，柳冲，史湘老人，各自把兵刃揮動，司徒靜，更高喊了聲：「發話的

是什麼人，你敢這麼趕盡殺絕，你是不要命了。」這種地方雖則四處又被包圍，但是和鐵沙溝的情形不同，這一班老少居然是沒把他們放在心上，這種地方容易施展，不被地勢威脅，各憑本領。足可一拚，此時柳沖頭一個向正南衝去，此時樹頂子上，突然飛縱下一人，喝聲：「相好的，你還往那走？」這時司徒靜，柳天培也正撲過來，柳沖見現身的這人，身形矮小，瘦小枯乾，手提一柄壓把翹尖刀，好像活猴，柳天培在身後招呼道：「柳沖，這東西不要再放他逃出手去，鐵沙溝就有他在內。」柳沖答應了聲：「好，」一個餓虎撲食，向前連人帶刀一塊落，此人用掌中刀接架，口中還在喊着：「不要命的反叛們，你們這種殺官造反的逆謀，國法難容，你修老爺已經佈置下天羅地網，還想逃出手去麼？」柳沖那聽他這一套，一連就是三刀，柳天培司徒靜也跟踪而上，可是樹林邊在號令下動手的箭手們，也真個厲害，分明有他們的人，已經在和這班人動上手，可是他們冷箭是一支一支的射過來，完全是乘虛而入，箭發的極準，幸得這一帶是平坦之地，司徒靜等尙還容易躲避冷箭，動手對付來人。

此時柳獅姑撲奔北邊樹林前，他本是首先發覺樹林外面有了異樣的響動，趕到他撲過去，還沒到了樹林邊，這邊銅哨響起，已然動上手，他剛要回身，和自己的人聚合時，樹林外面趕情已經在包圍中，從樹林後猛竄出一人，在厲聲喝叱：「反叛們，你們還往那裏走？」柳獅姑一聽得有人在喝喊，他把十三節亮銀鞭早撒在掌中，翻身一縱猛撲過來，發話的人提着一口七星刀，已經掄刀向獅姑剝來，獅姑閃身避刀。掄鞭就纏，所來的正是鐵沙溝主動包

圍三位村主的追風趕月董良臣，鐵沙溝佈置的十分週密，三位村主已成網中之魚，不料變生不測，突然出現這一伙接應，那個瘦小枯乾的鬼影子佟天柱，跟董良臣在北面懸崖峭壁上指揮官兵們，南面只有大力神裘鳳山，這班人連這三個姐弟一逃上懸崖峭壁，如同生龍活虎一般，官兵就傷了二三十名，大力神裘鳳山一敗退下來，董良臣和鬼影子佟天柱再想救應，趕到他們再轉到南面上，這班人已然從一片叢林茂草間逃去，可是他們此番自認爲是可以把總鎮大人的一班對頭一網打盡，計劃週密，下手毒辣，那知道終被漏網，董良臣豈肯甘心，更兼身旁有這個鬼影子佟天柱，他對於這一帶的地勢，瞭如指掌，他竟自向董良臣說：「他們暫時逃出鐵沙溝，終不會逃出我們手去，我們始終用出奇不意攻其不備之法，從鐵沙溝逃出去，他決不防備我們跟蹤的這麼疾，這裏有兩條捷徑，管保足可以走在他們頭裏。」這鬼影子佟天柱，向董良臣指示了一番，叫大力神裘鳳山和追風趕月董良臣，各領一隊，按着他所指示的捷徑，往南趕下去，他自己却往當中這條山道往南追下來，他這麼追趕之法，就是有十分把握，認爲這班人只要往南逃下去，無論如何越不過苗山嶺東面的一段大路，果然這三位村主，真沒想到董良臣等會跟蹤的這麼疾，松林小坐，商量逃走之法，隱身之處，竟被鬼影子佟天柱查出踪跡，在一個要路口，他把兩隊人截住，從松林四週往附近欺過來，取包圍之式，無論如何在這裏也想把這班人截留，就是不能一網打盡，也要捉獲一兩個，在總鎮扎玉堂面前也好交代，這鬼影子佟天柱首先動手，追風趕月董良臣從北面撲進來，首先遇到了獅姑，他就好生驚異，在鐵沙溝他決沒看見這班小姐弟，此時一動上手，董良臣見獅姑武

功真個不弱，一條十三節亮銀鞭招術純熟，如銀龍飛舞一般，董良臣在江湖上自命爲成名人物，如今對付上這麼一個女孩子若是不能取勝，太覺栽跟頭了，手下刀法一緊，竟要施展五鳳朝陽刀，他可決不想殺害獅姑，不過給獅姑一些苦子吃，叫她知難而退，要緊的犯人是史湘老人等三個村主。

這時那史天童是保護住爹爹史湘老人，司徒金牛也在身旁，聽得北邊一片兵刃的響聲，金牛喊聲：「天童哥哥，你別離開村主身旁，我去接應獅姑一下。」司徒金牛壓掌中一對日月輪身形猛縱，倏起倏落猛撲過來，口中在喊着：「獅姑姐，我幫你收拾這小子。」他這一對日月輪往上一遞，真如疾風暴雨一般，獅姑這條亮銀鞭也是奮力施展開，這兩個後生晚輩，竟把一個成名江湖的董良臣身形裹住，絲毫佔不得上風，在這時那個大力神裘鳳山却從樹林子東邊，猛然撲進來，他暗中看出史湘老人已然受傷，倚在一株大樹旁，遮蔽着身軀，尚有方才在鐵沙溝頂動手的那個幼童，裘鳳山猛撲進來，他想先檢個便宜，憑一條豹尾鞭在這裏也能把今夜的脸圓上，他未曾進身，先令身旁所帶的箭手，刷刷的發了幾條冷箭，照着史天童，史湘老人射來，這爺兩個背後全有合圍的樹，護住後面，天童把龍頭桿棒盤旋舞動，把冷箭全行磕飛，可是裘鳳山已經悄不聲的猛撲進來，樹林中黑暗，不離得十分近，不容易覺查，他身形一縱過來，掌中豹尾鞭照着史天童的雙腿就橫掃過來，史天童只提防冷箭，沒想到撲過來的人有這麼疾，對面的人一現身，豹尾鞭已經遞過來，史天童還仗着身形靈巧，鞭已經堪堪掃在腿上，雙足一頓，算是把身形縱起，豹尾鞭掃着鞋底子掠過去，驚得

史天童一身冷汗，身形往下一落，掌中的龍頭桿棒，也是用足了力，猛然向外一抖，照定了裘鳳山斜肩帶臂砸下來，這大力神裘鳳山一鞭掃空，腕子往起一提，一個懶龍昇天式，豹尾鞭向上擦去，兩下的式子全疾，一上一下，這兩件兵器正碰在一處，史天童的龍頭桿棒是軟硬兵器，叭啦一聲，竟和豹尾鞭攪在一處，這裘鳳山猛然腕子上一用力，喝聲：「撒手。」

史湘老人因為箭傷過重，實難強自掙扎動手，好在人多，自己不妨一旁等待，面前忽現敵人，史天童把來人擋住，此時，見天童的桿棒和豹尾鞭攪住，可準知道天童力氣不成，桿棒一出手，這條小命就完，史湘老人那還顧得箭傷疼痛，九節盤龍棍抖起，要用揉身趕打之式，救應天童一下，可是就在大力神裘鳳山喊出：「撒手」兩字，「手」字沒落聲，他突然呀的一聲怪叫，他的豹尾鞭竟自撒了手，被天童猛往回下帶的力量，竟把這條豹尾鞭給甩到樹頂子上去，砸得枝葉紛飛，這個大力神裘鳳山手面上竟被一個大石塊砸傷很重，鮮血直流，縱身竄出去，史天童此時還肯叫他再逃走，喝聲：「你還向那逃？」掄龍頭桿棒就追，可是樹林外，尚有伏守的官兵箭手，叭叭的弓弦一響，就是好幾條冷箭，向天童射過來，把史天童擋住，不能往前猛撲，大力神裘鳳山竟得逃出樹林。

此時那鬼影子佟天柱，被司徒靜柳天培柳冲三人包圍之下，他們仗着身形輕快，手底下賊滑，可是現在和方才鐵沙溝情勢不同，慢說這三個人還全是各有一身精純的功夫，衆寡懸殊，強弱之判，動手在十幾個回合之下，鬼影子佟天柱，已經是只能招架，不能還招，他更聽到大力神裘鳳山的喊聲，就知道情形不利，但是他還不肯立刻認敗服輸，撒身退走，此時

司徒靜這對太極圖尤其是拚命進招，非把他留下不可，這時鬼影子佟天柱他見這種情勢下，自己不及早脫身，非留在這裏不可，掌中刀一緊，一個狂風掃落葉矮身盤旋，刀掃下三路，跟着梨花蓋頂，刀身往上翻，又是一個刀花，在頭頂上一盤旋，身形不停，老鷹盤空式，身隨刀轉，刀奔中盤，這三個旋身，把包圍的司徒靜，柳天培，柳冲全逼得往後一退，他一個燕子穿林式，借着旋身之式，身軀一聳，身形是真快，已經竄出兩三丈遠，他不往平地落，竟往樹帽子上撲去，刷啦啦一陣暴響，枝折葉落，司徒靜，柳天培，柳冲，各自一下腰往前聳身追趕，這個鬼影子佟天柱暗器已經發出，手底下是真快，他身形也就是才往上一落，兩支喪門釘，兩支袖箭，同時打出，你真想不到他什麼時候把雙手全騰出來，這完全是雙手發暗器，此時可仗着司徒靜這對太極圖，暗器發出，司徒靜雙臂一分，太極圖往外一伸，往裏一合，叭叭叭一陣暴響，把袖箭喪門釘完全給打出去，那個鬼影子佟天柱竟自從樹頂子上飛縱出去，司徒靜此時把右手的太極圖往前一擺，遮住面門，往下一矮身，左手太極圖藏住胸口，一個箭步，已從樹隙中竄出去，身形往樹外一落，竟有兩名軍兵輪刀猛砍，司徒靜雙臂一振，噹啷啷，竟把兩口刀全行震飛，司徒靜是安心追趕這個兩次逼迫的敵人，對於官兵只要不過分相逼，不肯下毒手，官兵早已嚇得狼狽逃竄，司徒靜眼中已然望到這個敵人，離開樹頂子沒多遠，喝聲：「小輩，你想逃麼？」脚下用力一點地，騰身而起，可是那鬼影子佟天柱四支暗器，完全被太極圖磕飛，此時見司徒靜又追來，他說聲：「來得好！」左半邊身微往後斜閃，竟從他左掌中發出一支喪門釘，直奔司徒靜小腹上打來，這支喪門釘用陰手打

出，力量尤其大，可是柳天培，柳冲此時也跟踪追出樹林外，柳天培和柳冲此時全是恨透了這個猴形的對頭，齊喝了聲「打」字，這弟兄二人一個是亮銀梭，一個是亮銀鏢，全是脫手打出，一個奔他面門，柳冲的鏢奔他左肋，可是這兩人暗器發出，鬼影子佟天柱，身形已經縱起，司徒靜此時怒叱了聲：「我要叫你逃出手去，誓不爲人。」脚下用力點地，往前一縱身，竄出兩丈多來，脚尖才一點地時，口中突喝了聲：「打」右手的太極圖往上一舉，竟從太極圖當中陰陽魚的孔內發出一根太極針，嘶的一股子風聲，向鬼影子佟天柱頭上打去。

這種暗器在司徒靜手中，多少年來，未曾一用，因爲這種太極針出手，必要傷人，老村主因爲使用這種暗器終嫌陰險，今夜的情形不同，險些喪命在鐵沙溝，敵人逼迫的情形，一步不肯放鬆，看情形恐怕逃不出他們手去，所以此時也安心下絕情施毒手，留住來人，右手的太極圖太極針發出，那鬼影子佟天柱往左一沉肩，刀往起一撩，鏘的一聲輕響，可是司徒靜左掌的太極圖橫在自己胸前也同時發了聲，這鬼影子佟天柱，趕情覺查出第二支太極針到，再想閃避已經來不及了，嚇的一下，竟穿着他左臂的臂肉上打過去，完全把臂肉穿透，這個鬼影子佟天柱竟在這種情形下，口中喊了個「好」字，奮力一聳身，向樹林子的東北角縱去，司徒靜明知道這個惡魔已被太極針打傷，可是他依然能強自掙扎，可見傷痕不重。

四 危峯驚變

此時柳冲正在左側，一聳身橫截着鬼影子佟天柱，相隔他還有三四尺遠，柳冲正往前要

遞刀，貼着這一排大樹旁，嗖的一條黑影縱到，一口寒光閃閃的利刃，斜肩帶臂砍下來，柳冲趕忙向後一撤身，此人竟自招呼着：「佟老師，你們只管退，交給我。」柳冲險些被他這一刀砍中，往前揉身遞刀，可是這人竟自跟着又往東一縱身，竟向柳冲等喝叱道：「反徒們，站住，你董老爺並非是懼怕你等，憑我掌中這口刀，諒你們這班人，就是一齊上，也叫你們逃不出手去，只是現在我們尚有公事在身，不能和你們盡自廝纏，反叛們，要想暫時活下去，即日給我離開貴州境內，姓董的也不作趕盡殺絕的事，咱們各自罷手，你們若還敢在這一帶妄逞強梁，圖謀刺殺扎總鎮，你們是自趨滅亡，叫你們決逃不開董老爺之手，不信你們就試試看，我董良臣，說一句算一句，現在任憑你們逃走，只要敢在苗山嶺一帶再行留戀，叫你們看看董老爺的手段如何。」

司徒靜等見天已將破曉，無論如何他總是國家的統兵大員手下的親信人，現在更有大營的軍兵，由他們率領着，再耽擱下去，也真個不易脫身了，雖則明知道這個董良臣是自找台階，眼前他的形勢不利，不敢過分逼迫，可是司徒靜等也不敢動手了，司徒靜遂哈哈一笑道：「姓董的，我們一班安善良民，被你們誣良爲盜，更加上反叛之名，這才是官逼民反，好，咱就這麼辦，我們是否離開貴州，這是我們自己的事，願意死願意活，自己選擇，用不着你管，你甘心爲扎玉堂作走狗，毒辣的手段，盡管施爲，咱們再見吧。」

原來這追風趕月董良臣，和獅姑金牛姐第二人力戰之下，他決不致落下風，可是大力神委鳳山突遭暗器，右手被打傷，已逃出樹林，官兵在樹林外接應放箭，史天童趁勢把龍頭

桿棒舞動，一邊是追襲鳳山，一邊把潛伏樹林外的官兵，打傷了數名，外面情形是一陣嘩亂，更有受傷呼號喊叫之聲，董良臣一看這情形不好，官兵死傷多了，沒法交代，他才撒身退出樹林，嗖嗖一連響起幾聲銅哨，集合官兵，史湘老入更恐怕天童遭到暗算，也在連連招呼，不叫他追趕，獅姑金牛也怯着史村主是個帶傷的人，更不知道南面動手的情形如何，並且董良臣的刀法厲害他決沒戰敗，即行退去，趁着林外的弓箭手略停，保護着史村主，也往南邊撲來。

這個董良臣，把鬼影子佟天柱接應下去，因為這種二次埋伏動手，只能一伸手把逃犯捉獲，趕緊撤回，因為還得趕赴行轅保護扎玉堂，雖是總鎮此行踪跡隱秘，也得提防着或有意外的變故，所以也是急於要撤回去，這樣這個圍暫時解開，司徒靜等一班人，二次被圍，倏倏脫身，再不敢停留，一陣疾馳，到了歸化鎮東四五里外，一個山口邊，天光已亮，老弟兄們略一計議之下，此處實不能停留了，因為停身處正是一個小山頭，你看樹木密，容易隱蔽身軀，可是這裏正看到通着天飛嶺漢苗交界的那大路口，竟自發現大隊的官兵，馬步隊全有，一撥一撥的開入苗疆，並且軍兵是四處來的，那一條道路上有官兵，這一帶完全是扎玉堂勢力之地，尤其是邊疆不靖的時候，掌兵權的人，無論什麼事，他全能任意處置，地方官全得聽從他們命令，自己這班人在這附近，簡直是無法存身，他們大兵開入苗疆，苗山中雖然也不能立足，可是究竟比內地裏容易躲避，三位村主又在苗疆中呆了這些年，附近歸化的各苗洞各苗墟，反可以找到容身之所，一時間不易被他們搜尋到，商量好，找到一個較為僻靜的

地方，越過這段官道去，竟得逃進苗疆。

可是看到官兵移動的情形，越發的叫人驚心動魄，這種情形，分明是苗山事變就在目前，司徒靜認爲史湘老人雖則強自掙扎，可是他的傷痕實在不輕，血也流得多些，臉色慘白異常，必須先找個落腳之處，緩息一下，和柳天培一商量，天飛嶺一帶是決不能去了，那個土司雖死，可是和這一帶官兵已然動過手，必須躲避着他們，並且離着入苗山的大道太近，也無法往裏走，彼此在一計議之下，決定從亂柴谷穿過去，投奔到鐵鍋墟那裏，可以找到一個熟識的苗人，既可以避去危險，又可以在那裏得他的幫助，因爲這鐵鍋墟的墟主龍沙，是三位村主初入苗山結識的朋友，當初很幫過他的大忙，此時在患難中，投了他去，倒是一個極好的走處，又和史湘老人一商量，史湘老人也點頭答應，翻山越嶺投奔鐵鍋墟，此時已入苗山，避開官兵，三位村主全急於要知道柳冲和獅姑一班人帶領着從苗山所逃出去的一班鄉人，現在究竟落到那裏，因爲計算着日期，他們決到不了史家圩，可是柳冲等竟離開這班人，不管竟會趕到鐵沙溝救應，逃出鐵沙溝後，在樹林中史湘老人也曾向柳冲追問，柳冲竟自不敢說，三位村主是全關心着一班鄉裏弟兄，一個個全是流落在苗山，跟隨自己這幾年，就爲得不叫他們散開，盼着有重返故鄉，重建史家圩柳塘村，百花鄉，此時若是把他們斷送在還鄉之日，那叫人真是死不瞑目了，所以此時全在向柳冲追問，柳冲此時見已入苗山，所走的全是荒涼道路，又在白天，不用提防，洩露機密，這才把從天飛嶺帶領鄉人逃出經過，向三位村主報告了一番。

原來，柳冲等在天飛嶺一帶道路很熟，從後山往外走，雖則道路崎嶇，幸得這一班鄉人們在苗山已經住了好幾年，全練得健壯異常，連婦女們全習慣於苗山的生活，對於翻山走，全不顯得怎樣爲難，他們是從天沒亮起身，趕到天光大亮後，已經走出有十幾里的山道，這種裹糧而行，路上沒有耽擱，走到中午之後，已經趕到盤蛇嶺一段險要的地方，計算着所走的道路，祇要過了盤蛇嶺這段險要的道路，再往前去，除了抱月峯一處難走的道路，那就快出苗山了，比起預料的行程快得多，柳冲等十分高興，遂在盤蛇嶺下歇息足了，柳冲獅姑女童金牛，領率着一班鄉民，加意的照料婦女，竟自安然翻過盤蛇嶺，又走了半天的工夫，黃昏時候，已到了抱月峯下，這一整天的工夫沒停留，到此時所有的人可有些累了，因爲前面得越過這段山峯，雖則不用往高處爬，沿着峯腰轉過去，也是一條極窄的山道，所有的人全得魚貫而行，並肩走全有危險，獅姑向柳冲道：「四叔，天色可要黑了，大家雖則勞累，應該多歇息一下，再越過這段抱月峯，可是時候越耽擱的晚了，越難走，何況我們不能隨便的多用火把，恐怕招來意外的麻煩，叫大家稍微的緩一口氣，還是咬着牙的把抱月峯過了，出口不出山口的，那就好商量了。」柳冲望了望前面這段路，皺着眉頭，此時大家一個個全都坐在石頭上喘息，尤其是女人們，已經疲憊異常，柳冲遂招呼幾個領頭的鄉人，向他們說明了，無論如何不能再耽誤下去，我們好歹先把這抱月峯一段險道闖過去，願意走再往前走一段路，不願意走，找地方多歇息一下，一路上雖則沒有遇上什麼，我們沒出苗山、總要小心一下，一班鄉人們，也認爲柳冲這種說法對，眼前這股子險道阻擋在頭裏，此時是私出苗

山，決不能再往後退了，倘若在這種地方遇到一點意外變故，前進不能，後退無路，那可就毀了，立刻招呼着大家把精神振起，鄉人們自己勉勵着婦女，遂由鄉民們領率，一同奔抱月峯走下來。

柳冲叫獅姑，史天童，司徒金牛，分散開照料着這班鄉人們，不要聚在一處，倘若有失足的，也好救應他們一下，這一行人一字排開，一直的走向抱月峯，這段很狹的山道，因為得沿着峯腰轉一大段路，一邊是山峯，一邊是一二十丈高的亂石坡，無法着足，只要從這小道滑落下去，就沒命，用不着擗到底下去，就得被亂石砸死，前面一隊壯漢開路，一邊走着，不斷的向後面吆喝着，不住的招呼，後面人小心脚下，千萬的不要慌，獅姑天童金牛，全夾在婦女行列內，也是隨時的呼喚着他們，緊往山壁這邊貼着走，前面的人，已經轉過這段峯腰，再往前去，還有一二十丈就算是闖過這段險道了。

就在這時突然聽得抱月峯的北山道口，有一個尖銳的嗓音，暴喊了聲：「好大胆的一堆逃犯們，你們認爲從荒山野谷中越出苗山，到內地裏橫行不法，聚衆造反，老爺們早算計着了，一個也不用想走了，還不給我站住，那個往前闖，就用箭射你們。」這一來可把這班鄉人嚇着了，在一片嘩噪下，有那胆小的婦女，竟自發出哭聲來，前面是一隊壯漢們，他們全是年輕力壯，聽到有人堵截要路口，自己的人全成了網中之魚，一個也逃不脫、頭裏的村民，立刻回頭招呼：「柳老師，我們到了這時還不拚一下子等什麼，就這麼被獲遭擒，實不甘心，幹吧！」這班壯漢們手底下，雖沒有齊全的兵刃，可是各有傢伙，他們是還鄉，並沒

想跟誰拚命，可是久居苗山，已成習慣，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一出門，身邊就得有器械，就爲的防備野獸，前面這一暴喊，獅姑是在這隊婦女的頭裏領着她們，司徒金牛是在當腰，史天童是在婦女的後面，這隊婦女的後面尚有一隊壯丁，柳冲是督後隊，離着更遠，可是前面喊聲已然聽見，柳冲忙向當中的姐弟三人招呼：「你們千萬不要亂，不要怕，有我柳冲保護你們了，獅姑，天童，金牛照顧着婦女們，不要動，貼着山壁坐下，誰也要不了咱們命。」柳冲說着鎮定話，可是他此時眼已經紅了，招呼着前面這一隊壯丁：「好弟兄們給我讓一點路。」柳冲在話聲中，奮不顧身，聳身而起，此時，那獅姑也正因爲身臨絕地，在這種地方真被人堵上，那簡直是釜底之魚，一個逃不脫，何況最要命的是這班婦女們，雖聽到前面的喊聲，來的人決不會少，可是聲音並不亂，獅姑也招呼了聲：「天童，金牛，你們好好看着，咱們的人，千萬別叫他們動。」更向前面一隊壯丁們招呼道：「柳老師不叫你們動手。」他在話聲中，一連嗖嗖的幾個縱身，貼着亂石坡邊，擦着一班壯丁身旁先行竄過來。

柳冲此時是倏起倏落，腳底下一連兩次登到了浮動的石頭，竟仗着身形輕，一股猛勁，眼看着已經摔下去身形又縱起，獅姑此時頭一個已經越過了大隊的人，竄到前面的窄道上，伸手從腰間把十三節亮銀鞭出手，往前又竄出六七丈來，向前邊山道口喝問：「什麼人，阻擋我們去路？」獅姑發話問柳冲也從後面趕到，只是現在天色已然昏暗異常，因爲相隔着山道口還有十幾丈遠，已經看不清前面的情形了，只隱約的見山道口那邊有一個人影，緊擋在道口，柳冲到了獅姑近前，說了聲：「你閃開，管他是什麼人，阻我路者，就是不兩立之

人。柳冲一壓刀，嗖嗖的幾個縱身，竟撲向山道口，獅姑也恐怕叔叔人單勢孤，也跟踪而上，柳冲雖則已經阻止一班鄉人們不叫他們動，但是前面這一隊壯丁們那肯聽，順着這一段窄道向前撲來，只有那一隊婦女，算是被阻在山道上，不敢移動了。

柳冲此時已經早撲到山道口，相隔還有一兩丈遠，只見道口那裏只站定一人，面貌雖辨不十分清楚，可是隱約的看出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那種神情很是狂傲，也沒看到他拿着兵刃，倒背着手，丁字步，在那一站，柳冲仔細的辨別他身後身旁和抱月峯的高處，也聽不到什麼聲息，柳冲此時胆量壯大了許多，向對面喝叱道：「你是什麼人？憑什麼擋住路口，對我們這班安善良民，加以反叛之名，你是不要命了，你要是不趕緊說明，柳老四可要動手要你的命！」這個老頭子，冷笑一聲道：「好厲害的傢伙，你還敢這麼發威，你們領率這一班亡命徒，是不是從天飛嶺苗墟中逃出來，實告訴你們，駐防苗山嶺的總鎮扎大人，已經非把他們這羣反叛，緝捕到案不可，還不趕緊叫那史湘，柳天培，司徒靜出頭到案，你不用發威，認頭打官司，算你的便宜，現在官兵已經把這一帶包圍，你還想憑你這口刀要闖出重圍，那是妄想了，相好的把刀放下吧。」柳冲厲聲喝叱道：「扎玉堂狗官，他死在目前，尙不知愧悔之心，還想殘害我們這班良民，你是他手下什麼人？跑這裏送死來，柳老師先打發你回去吧。」說話間，柳冲身形往下一矮揉身而進，猛向前一撲，遞刀向這人扎去，獅姑一抖十三節亮銀鞭，也跟踪縱起，爲得先把這人逼出山道口，亮開勢好動手。

柳冲身形撲過來，刀遞出來，向這人的胸前猛斃時，可是此人哈哈一笑中，一甩肩頭，

摔身一縱竄出山道口，他尙在喊着：「殺官拒捕，你是什麼罪名吧。」柳冲一刀戮空，身形也跟着縱出來，獅姑此時也竄出山道口，柳冲二次撲過來，掄刀再剌時，這人又一閃身避開，可是獅姑這條亮銀鞭也是帶着風聲砸下去，此人縱躍閃避，他竟自一聳身竄向丈餘高的一段岩石上面，柳冲一看眼前的情形，除了這人之外，決看不到一個官兵，他口中雖說已在包圍，一點動靜沒有，剛要壓刀仍然撲上這段岩石，這人竟自大聲招呼道：「朋友，你先等一等，你究竟是什麼人，敢這麼賣命，我可連讓了你兩刀，並沒還手。」柳冲把身形略停，喝叱道：「我姓柳名冲，你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不還手？」這人哈哈一笑道：「好朋友，好漢子，那麼三位墟主爲什麼不見？」獅姑此時却在招呼柳冲：「叔叔，沒那麼些說的，先把他收拾了。」柳冲也向岩石上面喝叱道：「你不用問我三位墟主，有天大的事，我柳冲一人擔當。」

這人却用極莊重的聲音，向柳冲道：「這位柳師傅，你大約是天飛嶺虎牙墟柳天培之弟了，你可知我是什麼人？」柳冲道：「你不過是扎玉堂用金錢酒肉買出來的走狗。」這人哈哈一笑道：「任憑你罵，不過在一天頭裏，你這樣對待我，我和你有個死活，柳師傅，請你不要開口罵人，我就是長沙捕頭蕭雲，我到天飛嶺，並沒見過尊駕，現在請你放心，呼喚一班鄉人，趕緊渡過這段險道，現在蕭雲決不是你們要命鬼了。」柳冲一聽，這趕情就是入飛天嶺苗墟偵查弟兄們動靜的那個長沙捕頭，此人現在的形跡上十分詭祕，柳冲可不敢那麼十分放心，只往後退了兩步，向這長沙捕頭鐵沙掌蕭雲說道：「朋友，我們現在帶着一班史家

圩，柳塘村，百花鄉，鄉里弟兄，和所有的婦女，生死安危全交在我柳冲一人之手，你既然說沒有惡意，請你趕快把來意說明，我們不能聽你輕描淡寫的幾句話，不說明了真情實話，我柳冲刀底下不認得人。」此時後面的一隊壯丁已然闖出道口，也回了上來。

這個鐵沙掌蕭雲飄身而下，仍然倒背着手往那一站，神色坦然，這種情形，柳冲獅姑可不能動手了。別管他口中的話說的真假，他這種舉動，你若是再用刀逼迫，實在太不近人情，並且他已經報出名來；不是一個沒本領的人，雖則在三位村主手下負傷逃走，此時孤身一人翻入後山阻截去路，正是有所恃而來，柳冲身後這一班弟兄們，尚在嘩噪着，柳冲忙向大家擺手，不叫大家再擾亂，這個鐵沙掌蕭雲向柳冲道：「柳師傅，你現在應該放心我，我也不怕栽跟頭，我是敗軍之將，不過，我姓蕭的不是說遮羞的話，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我受傷回去，可沒打算再留一分慈悲之心，惻隱之念，我姓蕭的栽了，這種跟頭，就是拋開總鎮扎玉堂的事，我也要報復，可是我現在已經變了一付心腸，另有一種打算，柳老師，現在我告訴你，你信得信，不信也得信，你不能把這一班鄉里弟兄和婦女們作孤注的一擲，現在你們究竟想到那裏去？」柳冲道：「我們回史家圩故鄉。」蕭雲道：「去不得，可是你們也不能再回天飛嶺紫花墟，苗山大亂，就在目前，扎玉堂現在更得了有力的人物相助，他一邊得應付着揚威將軍的命令，他現在是將軍麾下的主要人，可是他對於你們這一班人已經要一網打盡，永絕後患，下手很辣了，我只能把大致情形說與你們，我入苗山嶺已經是三四天的工夫，因為並不是確知道史家圩柳塘村百花鄉漏網的人，準落在天飛嶺一帶，所以我入

苗山到處探查，就攔了兩三天的工夫，趕到我趕回苗山嶺大營，扎玉堂那裏竟多了一條膀膊。此人和我頗有嫌怨，他的出身不乾淨，不過我們兩下裏此時全算是洗手的人，不能再翻臉作對手，可是我回到大營就先遭到他的奚落，這一來，全盤的事，我姓蕭的要盡我的力量暗地裏對付他一下，叫他也得知道知道我蕭雲，到了什麼地步，終歸是扎手的人物。

五 捕頭洩機

「此人足智多謀，他的足跡走遍了大江南北和邊遠一帶，這一帶形勢他尤其是熟悉，他曾經在苗山一帶，匿跡潛踪，所以他身上背的事情重，可是他始終沒落在官家的手內，此時他忽然被人引薦到扎玉堂身旁，他和那追風趕月董良臣更是極好的交情，這一來，我老頭子非栽到家不可了，此次你們苗山內不能立足，並且我入紫花墟一露形跡，舊日的三位村主，不要動手，你們一班鄉人，也必然要離開紫花墟，這全在此人算計中，如同目覩一般，並且出苗山的道路，不只於原有駐防的官兵大隊開入，紫花墟這麼多人，想明着退出苗山勢所不能，再往苗山裏躲避，那是決不行的，所以此人料定只有這條路是你們逃出來的道路，我蕭雲討了這個差司到此等候，先前也不必問我為什麼原因投在扎玉堂身旁，現在我蕭雲決不願再作這種傷天害理事了，並且我已經仔細探查明白，史家圩柳塘村，百花鄉的百姓們，確實是一班安善良民，我此時把你們斷送了，豈不是造下無邊之孽，所以我在董良臣等面前力爭，說定了你們決不會從這條路走，現在他們已經發動力量沿着苗山口一帶，已經埋伏了人，天飛

嶺下連歸化鎮一帶，全有喬裝改扮的人，把守各處，這班人只要到這一帶，不啻羊投虎口，我自己討了這個差司，往盤蛇嶺抱月峯一帶探查，因為你們這麼多人，決不會全行隱匿起來，我也不知他們是惡意是善意，竟答應叫我到這一帶探查動靜，只要你們這一班人想從這裏逃出去，山外有駐防的官兵，恐怕一個也走不脫，可是我蕭雲現在可以說是良心發現，我個人的私敵究竟有報復之法，現在我完全是想救你們這班人，我蕭雲已是這般年紀，我又何必再作這種天地難容的事，柳老師，你若信得我蕭雲，現在紫花墟你們是決不能回去，這一班人趁早在這一帶暫找棲身之所，好在沒有多久的耽擱，因為苗山的事也就在眼前要爆發，只要等得一兩日的工夫，你們就可以安然離開苗山，可是三位村主的行踪，你說也罷，不說也罷，我認定了他們必要往苗山嶺走一遭，只要去，就是自投虎口，歸化鎮一帶也不是立足之地，設法通知他們，扎玉堂他不過是仗着金錢勢力，和我姓蕭的沒有一點相干，他欠的冤孽債，他自己還，我蕭雲犯不上給他擔賬，柳師傅，你對於三位村主的安危可任憑你自己打算，我蕭雲一片真情實話，有半句虛言，天必滅我，我不能耽擱，我還要趕回苗山嶺，此後姓蕭的能有盡力之處，還願意從旁相助，只是你們要知道扎玉堂的勢力，若給我蕭雲走漏一點風聲，我蕭雲尚有一家老小，就是滅門之禍，事情的輕重，柳老師自己斟酌，話只能說到這，信不信由你，我蕭雲可不陪了。」說罷話翻身縱躍如飛而去。

柳冲和獅姑全怔住了，這種突如其來的事，真叫人難測，看這蕭雲的情形，語出至誠，並且他也在時時防着這種舉動敗露，匆匆而去，柳冲先行把大隊的人全呼應着從抱月峯腰轉了

過來，離開這條險道之後，史天童金牛等也全聽到，那長沙捕頭鐵沙掌蕭雲，居然洩機報信，一變入苗山的面目，柳冲在仔細思索之下，立刻把所有的人分散在附近，不往前走了，令獅姑天童照顧着大家，柳冲帶着金牛爺兩個往山口一帶去暗地偵查，在山裏頭沿路上，決沒發現一點異狀，趕到了出口的地方，竟自發現山道下已經駐紮着官兵，有人把守着山口，這一來把鐵沙掌蕭雲的話證實了，蕭雲的話果然不假，他是一片好心而來，柳冲帶着金牛趕緊翻回來，這一來真個的不敢冒然的往外闖了，並且這種情形看起來，就算是離開苗山，趕回史家圩，那裏必有扎玉堂的人在監視着，也是自投羅網，並且這種情形，三位村主此番入苗山嶺，決沒防到敵人這麼厲害，恐怕形跡非敗露不可，他們的形狀已然變換，可是扎玉堂手下的人，已經暗中佈置，三位村主也不投歸化鎮，在那裏落腳，好入苗山嶺，這一來危險太大。

柳冲翻回來之後，向一班鄉里人說道：「我們現在只有深信不疑這蕭捕頭的話。我們在附近一帶找些崖洞，能避風雨之所，好在弟兄們手邊全有器械，臨時搭蓋些潦草的房屋也還容易，就在這一帶暫時存身，好在官兵沒有入山搜索之意，弟兄們分班守衛，好在大家所帶的乾糧等，尚可以支持數日，我們忍受着一切，少動煙火，避開通行的道路，就是他入山也無法搜索，我們爺幾個得趕緊趕奔歸化鎮一帶，探查三位村主的動靜，免遭毒手。」一班壯丁們對於這種事，也是十分關心，願意柳冲這麼辦。三位村主全是受盡千辛萬苦，始終的不肯捨棄鄉里的一班人，又在苗山中相處數年，情同骨肉，這班人是尤其有義氣，願意和村主

們同患難，同生死，所以告訴柳冲只管前去苗山嶺接應，這裏的事，決不用柳冲再擔心，大家好在是一條心，保護着婦孺們，只要盼着村主們把這賊官除掉，去了冤家對頭，能够重返家鄉，恢復舊業，任憑現在有什麼折磨，受多少苦難，也是甘心。柳冲又把附近形勢仔細查看一番，指示一切，叫大家小心謹慎，形跡上是越秘密越好，這裏安然無事，我們也好放手去作，柳冲帶着柳獅姑，史天童，司徒金牛，離開抱月峯翻山，避開山口，闖出苗山，一直的撲奔苗山嶺歸化鎮。

可是他們在趕到歸化鎮時，已經起更之後，三老早已起身，趕奔苗山嶺去偵查一切，柳冲因為知道三位村主此來是有所圖謀，就是歸化鎮落住腳，也不能一點動作沒有，這爺四個，把歸化鎮所有的店房全搜索遍了，不見村主的蹤跡，因為得到鐵沙掌蕭雲的指示，這爺四個決不敢明入歸化鎮，在鎮甸上得不到踪跡，爺四個一商量，料定三位村主定已入苗山嶺，可是知道各處的暗卡子太多，並且還担心着此來是為得接應村主，形跡上一個弄不好，沒幫成忙，反倒弄出事來，所以他們入苗山嶺尤其是費了手脚，剛從一處處林木掩蔽中從上面走出三四里的山道，忽然發覺另一條道路上，一片燈火，人喊馬嘶，山根底下也亮出馬隊來，趕到他們想欺進前去查看，無奈隔的很遠，趕到從暗影中撲過來時，一隊人馬已然在燈籠火把下順着苗山嶺下疾馳而去，這就是因為地方太大，形跡又十分隱祕着，那容易就和司徒靜，史湘，柳天培等碰到一處，這撥人馬走出出谷之後，隔了沒有半盞茶時，柳冲帶着三小，還是想翻上山去，看個究竟，可是山下邊一連發現兩三條路口，全有人下來，有的帶着

火把，有的就在黑影中走，不多的工夫，竟看出大約有二三百名隊伍移動，最後走的這幾撥，連一些火亮子也沒有，那情形是很緊急，只有聽得一片馬蹄之聲，飛馳而去，這一來，柳冲真不知究竟是什麼個情形了。

爺幾個是分散開，伏身在山道旁，也有隱身在荒草中，也有用樹木障着身軀，也有借着山勢掩蔽形藏，雖則一片黑沉沉，全是十分謹慎，這時司徒金牛忽然怒叱一聲，猛然身軀拔起，竄出去一兩丈遠，並且還亮了傢伙，柳冲大驚，趕忙撒刀縱身，認爲是形跡敗露，被暗中伏守的人發覺，可是司徒金牛撲過去時，史天童因爲離着他更近，也是跟踪而起，在這小弟兄二人一齊撲過去之下，在一片荒草間，一條黑影拔起，往後退出兩丈多遠，這條黑影仍往一片深草中一落，却在低聲招呼：「小朋友們，不要動手，你們這麼胡鬧，是想找死麼？我是蕭：」底下的話，可沒說出來，這一來司徒金牛，史天童，趕忙也把身形停住，也在低聲向對面招呼道：「你是蕭老師傅麼？你在此處隱身，是何用意？」這時柳冲獅姑全撲過來，司徒金牛趕忙扭着頭，低聲說：「柳叔叔，是蕭雲。」柳冲聽了，也是大驚，因爲爺四個形跡十分嚴祕，怎麼他竟這麼厲害，竟會跟上，此時蕭雲已經從一片深草間縱身竄過來，低聲招呼道：「那位柳老師可到了麼？」柳冲此時，可依然是十分戒備着，因爲人心難測，不得不加以提防，忙着低聲答道：「蕭老師，我在下在此。」這個長沙捕頭鐵沙堂蕭雲，又往前湊了湊低聲說道：「請柳老師你不要招呼我，這一帶耳目太多，柳老師你附耳上來，我告訴你。」此時柳冲倒不怕他暗算，因爲有三小在旁，足以防備一切，這蕭雲竟湊到柳冲的耳

邊，低聲說道：「我也不便詳告一切，你們居然信得過我蕭雲，肯聽我的話，這麼快到了，很好，現在事情可太急，我就斷定你們未曾和三位村主去會合一處，現在三位村主已然被誘走，扎玉堂奉緊急軍令趕赴行轅，可是現在在亂松林鐵沙溝一帶，已經埋伏好一切，故意的要引誘三位村主中途下手，定中惡計，他們的手段可十分毒辣，你們不趕緊救應一下，三位村主恐怕非遭毒手不可，這一帶耳目衆多，我冒着奇險單獨出來，你們趕快去吧。」柳冲又仔細問了問道，蕭雲的神情是很慌忙，仔細的把這條路徑說與柳冲，柳冲却帶着三小，按着所指示的路徑，撲奔苗山嶺東的這一條險峻山道。

這個長沙捕快，鐵沙掌蕭雲，此次這麼突然對扎玉堂變心，這實在是史湘老人等一班人意外之助，若沒有此人，這麼洩機告祕，連番指示，鐵沙溝一戰，史湘老人等想脫身虎口勢如登天，這個鐵沙掌蕭雲，也是被虛名所累，他在湖南省，名鎮兩湖，鄰省鄰縣，大致的全驚動過他，很辦了些大案子，這扎玉堂他簡直是賊運亨通，竟這麼壓殘殘暴，他還是一帆風順，威權日大，他也知道自己作了幾件結怨於人的事，所以近二年來，竭力網羅江湖中的能手，千方百計的收容在自己手下，在他掌管的軍營中補上一個名字，私人方面他把搜刮黎民所得的不義之財，略微的拿出一點來補助他們，再把他那種狡詐的手段虛偽的面貌竟買得這班人們，作他的死黨，樂爲所用，鐵沙掌蕭雲，被他輾轉的請到幕中，其實蕭雲在長沙府連捕頭全告退了，一方可是畏懼扎玉堂的威勢，他只要不來，恐怕自己在長沙府也不能安生過下去，所以只好低首下心來到他幕中，好在平時不過吃一碗安閑飯，總鎮扎玉堂，養這班死

黨，也就是以防不測，不料這次邊亂忽起，扎玉堂被揚威將軍哈元生調來鎮守苗山嶺，他手下已經有三四個有名的人物，在這時就風聞當初史家圩，柳塘村，百花鄉的三位村主，匿跡苗山，總鎮扎玉堂他是賊人胆虛，認定了當初屠殺三村，把主要的人漏網，斬草不除根，終成後患，在軍務這麼忙時，他依然不忘掉這件事，連續的派人四下打聽這三位村主的下落。

柳冲回史家圩一帶去探聽故鄉的情形，趕到臨回天飛嶺時，他竟得到扎玉堂的信息，柳冲探查扎玉堂的動靜，反倒露了形跡，被那董良臣暗中已經看清了柳冲，是有逆謀而來，立刻打發這鐵沙掌蕭雲要跟蹤踪跡，綴入苗疆，認定了此番定能把史湘司徒靜柳天培的下落探出，鐵沙掌蕭雲奉命綴入苗山，假扮郎中，入紫花墟，不幸形藏被史湘老人等識破，受傷慘敗，狼狽逃了出來，蕭雲那時竟全是一片仇視之心，他只知道史湘老人等全是邊荒一帶的巨盜，所以在他逃出苗山時，尙發動駐防的官兵堵截搜捕，趕到他回到苗山嶺大營，大營是紮在山頭上，爲是鎮撫這苗山的山口，他正走到山道上，從上面走下來一人，面目很生，蕭雲是幹了多年愉快的人，一看這人的相貌，就知道是江湖人物，可是分明是從大營出來，後面還跟隨一名弁勇，蕭雲尙沒開口問，後面的弁勇已在招呼：「蕭老爺，你回來，這位修老爺，你大約還沒見過，才到了兩天，總鎮大人對於修老爺十分倚重，更是蕭老爺的好朋友。」鐵沙掌蕭雲驀然想起，自己不禁面目變色，事情是在六七年前，此人那時還沒洗手，這鬼影子佟天柱，名鎮東南半邊天，他因爲入清宮闖的禍太大，朝廷下旨，令各省督府嚴飭各府州縣，一體緝捕，大盜鬼影子佟天柱歸案，鐵沙掌蕭雲那時尙沒告退，知府也是嚴厲

的向他交派，因為得到各處的眼線報告，這個鬼影子佟天柱已入兩湖一帶，不過行踪詭秘，始終沒踪緝到他的實在下落，鐵沙掌蕭雲因為公事太緊，自己也是想把這件大案子辦着了，既得賞又露臉，所以率領手下一班得力的人，喬裝改扮到處訪查，居然在藍田縣踪跡着這個鬼影子佟天柱的踪跡。

也是鐵沙掌蕭雲因為已經下了多少日的工夫，好容易踪探到他的下落，立時下手，在本縣一個土娼家中動的手，鐵沙掌蕭雲，也是自己藝高人胆大，若是事先好好佈置一下，再請附近府縣得力的捕快協助，也足可以把鬼影子佟天柱拾下來，並且佟天柱只是一個人，他從來不搭伙伴，所以他的踪跡，也就特別的嚴祕，趕到一動手，鐵沙掌蕭雲雖有一身極好的功夫，手底下更練就了極重的掌力，無奈這鬼影子佟天柱他敢在江湖中橫行了這麼些年，就仗着他那一身輕身術，真是身輕如燕，手底下又是快又俐落，蕭雲已經把他堵在了屋中，這個鬼影子佟天柱竟用聲東擊西，明着是從門內闖出來，暗地他却從上亮子闖出來，手底下是真乾淨，任憑四五個人把門窗全堵住，趕到他把門一開，用東西開路，人也跟着往外縱，縱出來的的是他，蕭雲這次的跟頭栽的非常大，若不是因為公事上批明是要活口，蕭雲當時非弄成人命官司不可，什麼也沒想到他動作會這麼快，手法會這麼好，竟用金蟬脫壳，把個土娼當了擋箭牌，人撞出來，蕭雲撲上去，憑蕭雲那種掌力若是猛擊過去，這個土娼就得死在他掌下，就這樣也被蕭雲打了個半死，雙掌橫着往外猛一撞，把個土娼打出五六步去，摔在地上，手底下人全過去，按住了一捆，這才發覺不是佟天柱，那佟天柱已然翻上房頂，趕到鐵

沙掌蕭雲再追上去，佟天柱竟在一陣狂笑中，如飛逃去，從此後，這個佟天柱消聲匿跡，再也找不到他，鐵沙掌蕭雲一怒之下，自己再也不肯幹下去，好在官家的事，任憑多大的事，也是只緊上一陣，日子一長，立刻就就把這件事不再提起。

蕭雲當了一輩子捕快，這次算是最大的一次跟頭，投到了扎玉堂這裏，入苗山回來，又是個狼狽而歸，竟在山道上遇到了這個鬼影子佟天柱，鐵沙掌蕭雲不由的面目變色，只是現在個人已經不是辦案的捕快，並且，他過去的案情雖大，現在已經沒人追究，在江湖上傳聞此人已正式洗手，何況現在也入了總鎮扎玉堂的幕中，這尤其是不敢對他有任何舉動的，聽了那名弁勇一說，此時那鬼影子佟天柱大約早已聽說過蕭雲也在這裏，這個佟天柱他居然滿臉帶着陰森森的冷笑，拱手說道：「蕭老師傅，別來無恙？蕭老師傅，你是老前輩，現在咱們只能說現在的，過去的事誰也不便提了，我在下，一切事還要仗着蕭老師你多多照應，以蕭老師這種威名，這種手段，此番入苗山嶺，大約是得意而歸，總鎮大人面前是奇功一件，我是才趕到這裏，連今天才算三天，我認爲這種無名小卒，那值得蕭老師你御駕親征，這三個匪徒在那裏，我也開開眼，究竟是怎麼個人物，值得總鎮大人這麼注意。」

鐵沙掌蕭雲此時聽鬼影子佟天柱這一套話，自己好生難過，想不到今日這鬼影子佟天柱竟敢在自己面前這麼語含譏諷，這是自己手底下逃出去的犯人，可是這次入苗山，竟弄個狼狽而歸，豈不越發的叫這小子輕視，蕭雲的念頭一動，忙的換着笑臉道：「佟師傅，你可別這麼過分的捧我，我蕭雲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人物，不過六扇門裏吃一份糧，當一份差事而

已，如今來到總鎮大人這裏，我不過是一名小卒，供人指使，此次苗山嶺探查這三個匪徒的下落，不怕你修老師傅見笑，我的本事太差，並且苗山上道路又不熟，更兼苗山上地方也不安靖，我雖然是個老公事，這種地方也有些難以下手。天飛嶺，我倒是到過了，那裏有幾個苗墟，倒是住着不少漢人，可是總鎮所交派訪查的那三個人，還沒探查出真實情況，已經惹得他們起了疑心，他們竟自借着苗墟中所有的苗人們，幾乎把我困在天飛嶺不能脫身。我實在對不起總鎮大人，估量情形，天飛嶺或許有這麼三個人，我恐怕耽擱誤事，已經報告了駐守苗山的營官們嚴加注意，以防脫逃，我趕緊回來報告總鎮明着派人帶兵入山搜查，想總鎮也有這種力量，或是另派熟悉苗山道路和懂得苗語的人，再去偵查一下，我這次真是丟人現眼，就叫勞而無功，不只是這樣對不起總鎮大人，我臨退出苗山嶺時，還中了一暗箭，始終沒查出放冷箭人的下落來，我蕭雲這才知道年歲已經老了，實是個無用之人，太叫朋友們笑話了，修老師，你下山麼？我先入營報告一聲，回頭咱們再細談。」

六 苗墟慘靚

這個修天柱，微微一笑道：「蕭老師，你真叫我們太失望了，連董老師那裏也在等待蕭老師的佳音，蕭老師難道有什麼礙難之處麼？咱們自己人有什麼礙口，據我所知，天飛嶺實有這麼三個漢人，不過先前，我決不知道他們和總鎮大人有這些牽連，蕭老師去了這麼些天，竟會沒探出實情來，真是怪事。」蕭雲立刻把面色一沉，認爲修天柱有當面侮辱之意，

向佟天柱道：「怎麼，佟師傅你認爲我蕭雲有吃裏肥外之心，得財賣放的行爲麼？姓蕭的可不是那樣人，倒退十年，任憑什麼驚天動地扎手的人物，我全敢摸他一摸，佟老師你是知道的，姓蕭的若是視財如命，我早發了財，到老來何必出來丟人現眼，我入苗山嶺，自認是勞而無功，難道總鎮大人就會不給我留一點餘地麼？」這佟天柱見鐵沙掌蕭雲要翻臉，他趕緊的換了一片笑容，向蕭雲道：「蕭老師，咱們過去誰會知道誰，不過沒在一處相處過，我還懂些江湖道的義氣，若不然我會活到今日麼？食人之祿，忠人之事，何況我尤其是和別人不同，蕭老師你是知道的，我來到這裏寸功不立，我覺得對不住好朋友們一番提拔之心，蕭老師我決不是故意和你存有什麼芥蒂，走，咱們一同回大營，好在咱們現在一手共事，誰把這件事辦下來，也是大家的臉面，蕭老師，你只要捧我一場，看看我收拾這幾個亡命之徒，叫我露個虛臉。」說到這，更向蕭雲面前湊了一步，低聲道：「也不枉好朋友們容我洗手。」蕭雲也知道此人過分難惹，真和他翻了臉不定怎麼樣，何況董良臣在總鎮大人面前，說一不二，他說什麼董良臣一定信他，董良臣宛然是十分護庇他，自己和他僵持下去，就許吃了他們大虧，自己在公門中混了一輩子，怎的連這麼幾個人不能應付，遂也把面色緩和下來，點頭說道：「佟師傅，你說的很好，同是在總鎮大人身旁效力的人，我蕭雲單獨的栽跟頭，大家也不光彩，佟師傅你能够把這件事辦圓了，我蕭雲敢對天立誓，願聽驅策。」

這鬼影子佟天柱，却是十分和氣的和蕭雲一邊走着，一邊說着，他却拋空子避開跟隨那名弁勇，告訴蕭雲，他已經改名叫佟震，天柱二字千萬不要再提了，蕭雲是微微一笑，心說

你這張賊皮，就別想脫下去了，名字改了，你的人不會變了，反正咱們走着瞧，回到大營蕭雲面見總鎮大人，還是他那派假話，扎玉堂雖則不滿意，可是他對於這班人是決不得罪，更兼那董良臣在這時却向總鎮大人報告，這件事由新來的武師佟震一手辦理，決不會叫這幾個反賊再逃出手去，扎玉堂立刻答應，叫董良臣便宜處理，這一來就算把這件案子完全交到董良臣佟天柱手中。

鐵沙掌蕭雲在明面上看起來，他是決鬥不過鬼影子佟天柱，可是這個蕭雲究竟在公門中幹了一輩子，他此時安心要對付鬼影子佟天柱，佟天柱終歸是吃了他的大虧，他明面上是很慚愧，很退讓，事事不往頭裏搶，可也決不是袖手不管，不即不離，竟把鬼影子佟天柱對他猜疑之心盡去，並且也認定了總鎮扎玉堂的勢力很大，諒鐵沙掌蕭雲不過是一個退職的捕頭，如今這麼賞識他，提拔他，他只要不認真的好好的幹，他還想活麼？可是俗話說的：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鬼影子佟天柱把這班人聚合到一處，他這才向大家說，他趕情在邊荒上已經隱跡數年，這附近一帶的道路，以及歸化的苗人各部落他全到過，認定了隱匿在紫花墟一帶的三個村主，決不敢再在那裏立足了，現在對他們下手是刻不容緩，蕭雲此次入苗山，失敗而同，這種情形在我們這方面明面上看是不利，暗地裏可是對我們下手捕拿這三個漏網反叛反有極大的幫助，就是叫他們把總鎮這方面看得沒有什麼可懼了，在此時我們稍微佈置一下，我認爲史湘等不啻網中之魚，決不會叫他再逃出手去，何況苗山的事情，總鎮那裏認爲我們全是他

心腹人，所以軍情雖則祕密，可是我們一樣的能知道，一切的情形，恐怕苗山還有一次大亂，史湘等一班人，行踪已露，他們更有先前三村逃出來的許多人聚在那裏，在這種情況下，必然要離開紫花墟，以上次那個曾入大營，暗查動靜的情形看來，他們對總鎮也要下手了，這正是給我們一個好機會，我們把網安好了，等待他們前來自投羅網，比較我們入苗山抄辦他們還十拿九穩，現在在這苗山歸化鎮一帶，分佈開精明幹練的人，這三個村主當初曾在總鎮大營中囚禁過一時，很有些軍兵認識他們，就用這些人作眼線，分散在附近，可是從天飛嶺出苗山還有一條道路也須防範一下，不過那條道十分難走，若以史湘等這三個村主全仗着一身本領，他們倒無須多費這種手脚，出苗山的正路，雖有官兵設防，但是擋不住他們，不過這裏也應該安置下人馬，倘若紫花墟的一班壯丁，也就是他史家圩，柳塘村，百花鄉舊日的鄉人，提防他們要從這裏翻山出來，也應該派人把守住，來一個捉一個，這樣叫他們一個走不脫。

董良臣點點頭道：「這樣辦很好，以各方面情形看來，史湘，司徒靜，柳天培，先前認爲行踪隱秘，沒有人知道他們隱匿苗山，我們扎總鎮，也因為軍務被調赴江浙一帶，始終沒到邊疆上來，現在史湘等定要下手了，他們也不敢再遲延下去，何況苗山內已不容他們安居下去，這苗山嶺是他們必來之處，我們就這樣佈置一下，好歹的把這件事總得辦出個結果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這個話跟修老師說着倒不大合適，你是才來幾天，可是這件大功，全仗着你立了。」

鐵沙掌蕭雲此時低着頭，面含愧色，遂向董良臣道：「這真是盛名之下無虛士，佟師傅是一個江湖中磨練出來的人物，我蕭雲算是甘拜下風了，誠如董老師的話，我們受總鎮這麼厚待，再不能保他的安全，我們也太對不住人了，現在我願意帶領一隊官兵去天飛嶺後山防堵，我再入山搜索一下，也算我將功折罪。」董良臣含笑說道：「蕭老師，你說那裏話來，我們同營共事，榮辱與共，有臉大家一塊露，誰栽了跟頭，也是大家的臉面，蕭老師入苗山的事，總鎮大人尙沒責難，蕭老師又何必抱愧，你還是在大營好好歇息一下，養養箭傷吧，這件事可以請裘老師走一遭。」蕭雲道：「還是我去的對，我身上這點傷勢，在行動上沒有什麼妨礙，可是現在歸化鎮，既得派人臥底，大營這裏尤其是一時離不開人，提防那班反賊們旦夕到來，我現在若是真和敵人動手，就是我蕭雲不怕死，也恐怕誤事，這一段後山道路險峻，我認定他們未必敢從這裏走，我去探查一下，防範他們，我蕭雲倒還能應付一下。」

鬼影子佟天柱也正好把蕭雲打發離開面前，因為大力神裘鳳山是一個很得力的人，對於蕭雲終有些隔膜，遂由董良臣請示過扎總鎮，調了兩哨兵，由鐵沙掌蕭雲率領，往苗山後山的要路口佈置，蕭雲他討了這個令之後，他安心是要從後山趕到紫花墟，給史湘老人等報信，可是他趕到抱月峯竟自和柳冲等一班人相遇，蕭雲這才把柳冲等截住，洩露了大營的機密，阻止三村的人，不要出山，反令柳冲帶着獅姑姐弟三人趕奔歸化鎮接應，蕭雲當時離開柳冲之後，一想一不作二不休，好在山口這兩隊官兵奉命把守這裏，他們決不敢隨便移動，

三村的人已被阻止住，不再往苗山外闖，這裏決沒有是非，蕭雲却悄悄的退出後山，返回苗山嶺，可是他在這種情形下，若是冒然返回大營，在公事上決交代不下去，好在苗山嶺一帶，道路熟，他要暗中看看史家圩的三老如何動手，鬼影子佟天柱究竟有什麼手段把這班人一網打盡，自己的形跡十分隱秘，果然史潮老人等一入歸化鎮，就已經被眼線們緝上，那佟天柱安心是想把史潮老人等誘入苗山嶺，在大營裏，借着兵力圍捕，一個也叫他逃不脫，可是在這時突如其來的揚威將軍那裏令到，調扎總鎮立時馳赴行轅聽令。

史潮老人等入苗山嶺自認爲行踪隱秘，那知道已在鬼影子佟天柱暗地監視中，可是這佟天柱究竟是對於史潮老人等身邊的情形，知道的不清楚，他只知道有這麼三個扎手的人物，像柳冲入大營探查時，遂被董良臣窺破形跡，佟天柱並沒到來，至於獅姑天靈金牛，這三個少年尤其是絲毫沒有耳聞，再加上鐵沙掌蘆雲生心內叛，和他爲難，悄悄的伺轉大營，佟天柱因爲總鎮扎玉堂立時離營，史潮老人等已到，他立時變計，因爲總鎮一走，有七十多里的道路，多半是山道，敵人不要利用這種機會，中途下手，邀劫行刺，這一來他遂決意要在所認爲敵人易於下手的兩個地方去佈置等候，因爲離開大營，責任比較的担得輕些，扎玉堂是坐鎮苗山嶺，担任鎮撫苗山，在軍務上關係很重，在大營中動手捕拿這三個犯人，他們是必然要拚命拒捕，雖則自己認定決不會叫他們逃出手去，但是一個總鎮駐兵之地，究竟不宜有這種事，何況離着苗山太近，倘若苗人們再趁勢起事，那一來不只於這三個反徒容易漏網，反而造出大亂來，所以當時神色不動，悄悄的和董良臣，把他的計劃說明，總鎮扎玉堂已經

變裝易服悄悄的從後營出發趕赴行轅。史湘老人，柳天培，司徒靜，退出大營去中途等候，這裏竟由董良臣假扮扎玉堂，威風凜凜，帶着一大隊人馬，直奔亂樹林鐵沙溝這條路而去。

鐵沙掌蕭雲在這時十分嘆息，這三位村主恐怕不易逃得活命了，好辣的手段，總算是三位村主命不該絕，蕭雲倒是也打算找柳冲等接應，不過這種事毫無把握，雖則知道柳冲已經也趕奔歸化鎮一帶，可是自己翻回苗山嶺始終沒見這班人的踪跡，事情又很急，沒有遲緩的餘地，幸得這條下山的正山道，不住的有官兵上下，蕭雲也避開，這三位村主命不該絕，蕭雲恰巧發現柳冲帶着史天童，柳獅姑，司徒金牛，掩蔽着形跡，正往山上翻，這蕭雲這才發現身和柳冲二次相見，告訴他們趕奔亂松林鐵沙溝救應，去晚了，可要毀了，這就仗着假扮的這隊官兵，是預定的計劃，故意的要容三位村主走在頭裏，雖則牲口全放開韁繩，看着像是往前緊趕，其實不快，就這樣，柳冲趕到接應，已經是危樹一髮間，可是終於從鐵沙溝把史湘老人柳天培司徒靜救了出來。

這個鐵沙掌蕭雲，他是始終的跟隨着，直到鬼影子佟天柱蒼青甘心，二次追趕，松林包圍這一班人，這個鐵沙掌蕭雲，那一石塊算是完全把這個圍解了，因為史湘老人等這一班人全在眼前，他這一石塊把大力神裘鳳山的手打傷，董良臣等也因為恐怕史湘老人等尚有其他羽黨，所以這班有力量的人物完全出來，跟隨總鎮扎玉堂的，只是兩名平常人物，所以他急於撤退，史湘老人等才安然的逃進苗山。

這柳冲在一路上所知道所見到的事，全說與了三位村主，司徒靜等聽到這種情形，也是

十分驚異。萬想不到竟會得了這麼個人的幫助，真是死裏逃生，不過史湘老人此時十分痛恨這董良臣等一班人，作了扎玉堂的死黨，甘心爲他賣命，弟兄三人復仇的事，阻礙叢生，現在不只於復仇無望，更連立足之地全沒有，一班鄉里的弟兄，困在抱月峯，只能暫時在那裏棲身一兩日，只要時候一久，風聲沒個不洩露，那麼多的人，身邊雖則全帶着乾糧，也只能支持三兩日。倘若一延持下去，非弄個一敗塗地不可了，自己身受箭傷痛苦萬狀，雖是咬着牙強自支持，但是想動手再對付這班敵人，自己是決沒有指望了，這個老村主是連連嘆息，司徒靜柳天培柳冲不住的勸慰着，司徒靜道：「二弟，你不要盡往不好處想，我認爲事尚可爲，方才我們越過東面的那條大路時，眼中所看到的情形，官兵已經一隊一隊的開入苗山，扎玉堂是哈元生將軍麾下的得力人，鎮壓苗山的暴動，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我認爲他，此番一定是妄率兵入苗疆，我們把死生已經置之度外，就是那鬼影子佟天柱董良臣等，手段厲害，我們安心一拚，跟着趕緊的下手，我看苗山變亂，實有機會可圖，你還着什麼急，總然你因爲傷不能再出頭動手，可是有我們弟兄，和他小姐弟三人，若能除此惡魔不是一樣麼？只盼着你的傷勢，不要再發作起來，咱們到鐵鍋爐看看情形，找個安身之處再定下手之策。」史湘老人被司徒大哥這麼勸解着，只有點頭答應。

走了半日多的山道，已經到了遺鐵鍋爐附近，從一道山嶺上轉過來，眼中已經望到下面苗墟，這一帶倒有六七座苗墟，全是歸化的熟苗，可是這一帶山形很險峻，每一個苗墟全是隨着山形地勢建立起來，各成一個段落，誰也不挨着誰，此時從蠻嶺轉過來，看到下面一處

苗墟，可不是鐵鍋墟，冷清清靜悄悄，一個人全看不到，柳冲向司徒靜等招呼着：「你們看下面的情形怎的這樣淒淒涼涼，因為這是個白天，苗墟中不會看不到一個人。」司徒靜等着也覺詫異，柳冲道：「是不是入山的官兵已經把這一帶肅清，苗人被驅逐走了，我看大家先把形跡隱秘一些，我們先下去探查一下，不要冒昧的闖下去，以防意外。」司徒靜點點頭道：「這麼難辦也好，我看你還是別去，叫金牛，天童下去看看，他們是小孩子，如有意外，也容易脫身，並且就是遇到了官兵，他們這點年歲，難道官兵還對付他們不成。」柳冲點頭答應，因為天童和金牛此時的裝束，依然是在苗墟中一樣，他們並且全能說苗語，司徒靜囑咐他二人，要小心謹慎，找到苗墟裏人，就向他們故意的探問鐵鍋墟，你們用苗語來和他們講話，勿違問他們也辨不出你們是漢人，看看下面情形，趕緊回來報告我們。」

史天童和司徒金牛二人答應着，從嶺巔上下來，順着一片山坡，撲奔這個苗墟，一邊走着，兩人還故意的口角着，可完全是用苗語講話，金牛在責備着天童，不該往這條路走，想往鐵鍋墟，非把路走錯了不可，天童却在說着，決不會走差，一定是這條道，不信到下面苗墟問一下，就知道所走的路不差了，兩人這麼吵吵鬧鬧走近苗墟前，可是決不見一個人走出來，方轉過前面這個山坡，眼前就是兩處石洞，一座木板房，司徒金牛走在頭裏，他用苗語在招呼着，一直向這木屋門口走來，走到門口，門大開着，趕到往裏一探頭，忙的回身招呼：「天童你快來，這是怎麼回事？」天童跑到近前，探頭一望，哎呀了聲，忙的拉着金牛道：「咱們快走，這一定是清兵已然入山，對苗民大肆屠殺。」趕情木板屋內躺着一個年老

苗婦，在一個木床上尙有兩個極小的娃子，這一間屋內，已被腥血流滿，司徒金牛忙的說道：「你先別喊，往那個石洞內看看。」兩人驚慌失色趕奔石洞前，靠西邊一個石洞，裏邊沒有人，也沒有被殺害的，只是洞中非常凌亂，一切的什物完全拋擲在地上，趕到往東邊這個石洞一看，二人嚇得趕緊退出來，一個年歲很大的苗人，大約是用苗刀抹脖項而死，可是那種死相極慘極怕人，兩隻眼睛還在瞪着，嘴唇掀着，一口黃板牙緊咬着，天童金牛究竟是小孩子，那看的慣這種慘狀，忙的撒身躲開石洞，向上招呼：「你們快來，可了不得了，這裏面全是死人。」

嶺巔上司徒靜等，聽得天童喊聲，恐怕他們遇到變故，柳冲頭一個縱躍如飛撲下嶺來，司徒靜柳天培跟蹤而下，柳獅姑扶着史湘老人隨着往下走，柳冲此時把刀已掣在手中，縱躍如飛從山坡撲下來，向天童招呼：「天童，不要怕，我來了。」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已到近前，金牛此時也隨在天童身旁，柳冲見這小弟兄二人安然無恙，放了心，連忙的問：「天童，金牛，究竟是怎麼回事？」此時司徒靜，柳天培已然趕到，天童金牛一齊的報告所看到的慘狀，柳冲等也是大驚失色，司徒靜，柳天培已經各自縱身，竄到木屋石洞門口，向裏查看，兩人探身往裏一張望時，也驚異的各自「呀！」了一聲，史湘老人扶着獅姑也走下山坡，柳天培看到眼前這兩個石洞和木屋中的情形，真是驚心動魄，司徒靜在招呼着史湘：「二弟，你快來看看，難道清兵真的屠殺苗民，這樣殘忍的對付苗族，可太叫人痛心了。」

七 舊友重逢

史湘老人和獅姑已經到了近前，聽到這種話，爺兩個也是驚惶失色，往前查看之下，史湘老人不住頓足嘆息，遂向司徒靜，柳天培等道：「我們索性把苗墟全查看一下。」司徒靜，柳天培等點點頭，這一帶因為地勢荒涼，不只於幾個苗墟誰也不靠着誰，連每一柵苗墟中的房屋和山洞，也全是散散落落，忽高忽低，有遠有近，散處在這一片山坡間，司徒靜等剛往前走出沒有兩三步來，柳冲忽然招呼了聲：「村主別動，你看西邊高崗後草梢怎麼擺動，裏面有什麼潛伏，提防一下。」柳冲的話聲沒落，嗖的一條箭射過來，司徒靜若不是被柳冲用力拉了一把，幾乎被這支箭射中，司徒金牛見爹爹險些受傷，十分憤怒，身軀往下一矮，往一起一縱、騰身而起，猛撲過去，可是在司徒金牛身形縱起，從那片亂草中猛然有一個苗人一長身，刷的一條鏢槍擲出來，仗着司徒金牛身形縱得高，就這樣也够高的了，鏢槍從他足底飛擲過來，稍差一二寸，司徒金牛就得受傷，可是鏢槍擲過來，這比冷箭好躲，司徒靜，柳天培，柳冲紛紛閃避，天童此時也貼着山洞旁揉身而進，他把龍頭桿棒也亮出來，猛撲上去，金牛此時身形一落一起，已經撲向前而這段高崗，把日月輪已經摘下來，那片深草中更連續有兩人現身，各持一口苗刀，口中用苗語在罵着：「吃苗人的惡獸們，全死淨了，還不肯饒我們，拚了吧。」三口苗刀掄起，齊撲向金牛天童，可是從這深草中現身的三個苗人，一個比一個年歲大，內中還有一個癩腿的人，史湘老人雖然身形略靠後，可是離得也不遠，

幽隱忽的高聲喊嚷：「天童，金牛，不准動手，給我退下來。」可是嘈的一陣兵刃響，兩下已經接觸上，天童一照面就把一個老苗人摔得滾下山坡；金牛此時也把一個苗人的苗刀用日月輪碾飛，遠待追殺時，史湘老人已連聲高喊，司徒靜，柳天培，柳冲已然明白是熟人了，也在喝喊阻止，天童金牛被喊聲震嚇得只好各自翻身一縱，退下高崗。

史湘老人忙着向司徒靜道：「大哥，你怎麼不認識這刀出手的就是龍沙呀！」司徒靜嗜了一聲道：「我終歸是老了，自力不濟了。」說話間緊自連連的招呼：「龍沙老友，不要驚慌，我們是你的老朋友到了。」因為苗墟中所結識的這個朋友，只有柳天培不認識，司徒靜，史湘初入苗山，和他已經相處了冬日，更幫助他建立鐵鍋墟作了墟主，此時一邊連連呼喚着，全趕上前來，這個老苗人龍沙，也在吁吁的直喘着，他的年歲太大了，被摔的一個已經呻吟着爬起，柳冲趕忙過去攙扶那個苗人；史湘司徒靜喝退了史天童司徒金牛，兩人向前拉住了老苗人龍沙，深抱不安的向他問：可傷着了沒有？這老苗人龍沙抬頭看了看司徒靜，看了看史湘老人，他兩眼中含着熱淚說道：「老朋友，趕情是你們意想不到，這種時候，你們竟會到來，真是難得，這兩個小娃子是什麼人？好厲害。」史湘老人見龍沙的腮已癩，並且神情上是十分狼狽，遂忙着說道：「老友，這兩個小娃你怎的會不認識了，一個是我的小兒，一個是司徒大哥的孩子，我們老了，他們全長大了。」龍沙道：「好，有本事，虎父不會生犬兒，你們是漢人中的好漢，怎的在天飛嶺紫花墟始終不到我這裏來了，現在我明白了，你們終歸是漢人，我苗山上的事與你們沒什麼相干，老友，我們苗人心性最直，恩怨更分

萌，當日你助我立苗墟，我龍沙，不會忘了你的好處，此時我們苗族已到最後覆滅之時，老朋友們，請你早早離開此地，你難道沒看到石洞中木屋內的慘狀麼？」司徒靜緊握着龍沙的手說道：「老友，你既然知道我們是好人，更要你分清楚了眼前的事，現在想置苗人於死地的是誰？我們是大漢子孫，何況我們在苗山已住多年，我們更是愛一班苗族的弟兄，如同骨肉家人一樣，要知我們現在也是身在難中，投奔老友你來，正因為眼中看到的事過分慘，剛要往鐵鍋墟去找你，竟會在此相遇，龍沙，你就這麼拒絕我們立時離開你身邊麼？」

這龍沙搖搖頭說道：「可糊塗死我了，你們也是在苗疆中住，並且天飛嶺，也是我們苗疆的地界，一定也得聽從洞主的命令，萬花山集會，作最後死拚，你們雖是年老，不在征召之例，怎會不知，老友，我們是患難朋友，來到此處，究屬何意？你們是從亂山頭翻進來的，若從山道中進來，也就到不了這裏了。」此時司徒靜趕緊把自身經過草草說與了這個老苗人龍沙聽，龍沙這才明白他們是早逃出去，並不知道現在苗山中已然發動和清軍生死之爭，遂向司徒靜史湘老人道：「你們原來也在和這夥清軍們拼生死存亡，現在苗山上所有全苗疆的人，已經不想再活下去，我們洞主和上下九股所有的各苗族，一致的哀求，請他變更苗族歸化之法，我們是願意歸附大清國和漢人受同樣的待遇，獻牲畜納稅納糧，我們決不是不肯答應，只是所定的辦法過行苛刻，我們苗族，忍受下去也是死，還不如爽快的這麼辦一下了，此次你們來到這裏所看到的情形，也就知道我們苗族的心意如何，凡是十歲以上的六半歲以下的，已經全被洞主征調，六十歲以上不能動作的，和很小的苗娃們，不能操作的

婦女，這些人全不要了，不願意叫他們宛轉呻吟慘死在虐政之下，像我們老弟兄數人，雖則不能赴萬花山，隨洞主作決死之戰，可是我們還有力氣，還能操作，所以在會長面前討下令來，我們辦我們的事，只要是萬花山發動之時，各苗城已經完全把要路封鎖，這一戰只要把清軍逐出苗山，我們苗疆上還有活下去的日子，如其再打敗了，也就是同歸於盡之時。苗族到了最後覆滅的時期了，這千餘里的苗山，叫它化成了一片劫灰，不只於人不要了，山林樹木，野獸牲畜，叫它隨着我們苗族同歸於盡，乾乾淨淨，把這片焦地獻與清廷，叫他們有本領，再宰割，再屠戮，再掠奪，再壓榨，看他在苗疆上還能拿回什麼去，這就是我們洞主最後的命令，我們才在山口那裏操作，堵塞了出入的道路，預備火種，隨時焚燒，忽然聽到了喊聲，我們老弟兄三個這才趕奔回來，認爲在這種時候，再不會有什麼人到我們苗墟中來了，所以來的一定是清兵大營所派奸細，在遽然動手之下，險些的鬧出笑話來，可是小娃們本領真好，若不是老朋友發話阻止，我們弟兄此時也許早已送命在他們手中。」

天童金牛在苗山中這些年，已經習於苗俗，知道把他苗刀震出了手，是對苗人最大的侮辱，這在平時，他們非拚個死活他們決不肯罷手，司徒金牛此時忙的把那口苗刀檢起，恭恭敬敬的獻與龍沙，天童也向那個被摔的老苗人以至敬的苗禮，向他謝罪。這龍沙伸手把苗刀接過去，却向司徒金牛說道：「小娃，你很有勇氣，很有本領，可別忘了我龍沙也是鐵鍋爐的城主，我不是你的敵手，只有把這條老命交付你，決不想苟活偷生，無奈你是我好友之子，並且苗山已到覆滅之時，我不便再負這種氣，小娃，你們好好的去作，將來你們全是不

可限量的人物，老朋友們只要不嫌血腥氣，鐵鍋墟倒是很好安身之處，現在沒有什麼人了，只有山口那裏，還有兩名老弟兄守望著，眼前就是我們三個人，這裏是天泉墟，再往後青麻墟鐵鍋墟，斷絕人烟，壯丁奉令出發時，真叫我龍沙不敢說不敢想，自行用苗刀戮死的，這三個苗墟中就是十一名有年歲的人，年老的苗婦，和大小苗娃們，不下二三十名尸身，全是這麼隨便的放棄著，我龍沙在苗疆活了八十多歲，沒見過這種淒慘事，老友們隨我來吧。

那獅姑究竟是女孩子，眼中所看到耳中所聽到的，這種悲傷事情，已經不住的在拭著淚，史湘老人，司徒靜，柳天培，柳冲想不到苗山只這短短的時間內竟變成這樣，這還是接近苗山嶺附近的地方，再往苗山裏走，可就更慘了，這種如入鬼境之地，使人有些太以不安，論起來情實不能再留下去，只是爺幾個已經成了無家可歸的人，總鎮扎玉堂的兵馬，正在分佈苗疆入口一帶，入苗山的大路上，更是處處設立營帳，實沒有投奔之所，只好在這荒僻的鐵鍋墟暫作棲身之地。

龍沙老苗領著這班人，順着山坡往裏走，轉過前面一段山彎，穿着一片大樹林，可是這樹林週邊，已經堆積起一人多高的乾草，引火之物，果然苗人這次心意堅決實實在在的是說到了要作到了，安心是要把苗疆化成一片死灰，入了青麻墟，越發的叫人慘不忍觀，有的幾個苗洞門口倒著鮮血流滿地的尸身，有的在被殺後或是自殺後，經過半日的工夫，氣沒絕發出微細的呻吟，獅姑天童司徒金牛，却連看也不敢看趕緊走過去，史湘老人此時雙眉緊皺，低

頭不語，他可在打算着心事，連司徒靜柳天培現在全是被這種慘慘的事實，勾起了新仇舊恨。想到史家圩柳塘村，百花鄉當年所遭的慘事，和苗山上這種情形大同小異，不過那全是被賊官扎玉堂率兵屠殺；所死的村民完全是他所率領那班官兵忍心屠戮，可是現在所看到的，苗人們這種舉動，真是慘絕人寰，誰非人子，誰無父母，苗人漢人，全是一樣，他們也有骨肉，也有天倫之愛，手足之親，不把他們逼迫到沒有半分路，自己焉能下此毒手，可恨清廷，偏信這種貪暴嗜殺的統兵官片面之言，逼迫得苗人走頭無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們還不拚命等什麼，但是想到他們動手殺戮自己家人骨肉兒女，真叫人痛心欲死。

司徒靜柳天培等，此時被眼前的事激刺得實有些不願意急切爲三村所死的人復仇，很願意有力量挽回苗山這場大劫，但是這種事談何容易，所以司徒靜史湘老人柳天培等雖是一個個默默無言，全是在各想着這種事怎樣下手，對於苗墟中這種慘慘的情形，也實在不忍看了，全是低頭疾走，隨着老苗人們到了鐵鍋墟內，三個老苗人全是淚流滿面，還不住的指點着，向史湘老人等說，史湘老人連忙擺着手道：「老朋友，你快走吧我們的心不是鐵打的，我們不忍看了，獅姑天童司徒金牛全是手拉着手緊往前跑，一個個不知不覺的手底下全用上勁，緊握着。那老苗人龍沙在招呼着獅姑們，告訴他們，前面石坡上面一排老松下，就是我的住處，你們進去吧，小娃們，不要怕，那裏沒有可怕的事了，獅姑等全緊答應着，飛跑上石坡，還是不放心，先探頭向屋中看了看，這才互相把手鬆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連那最頑皮的司徒金牛此時臉兒也是焦黃，一句笑話也不敢說了，癡瞪着眼睛望着這班老人們走上

石坡。

龍沙此時更指點着同行的兩個老苗人，一個叫古慮，一個叫青虎，這全是鐵鍋爐中的老朋友，龍沙向他們兩人招呼着：「我們沒有多少的時間活在世上，最後的時光，竟有這麼好朋友，很不容易來到墟中，你們快快的燒些水，把咱們好酒全搬出來，和好友痛飲一下，豈不痛快麼？」兩個老苗，連聲答應着，龍沙把大家讓進石屋中，他這石屋中一切的所用東西十分齊備，因為這是和漢人常來往的地方。他又當了多年的墟主，所以他這屋中任什麼不缺少，可是紊亂異常，本來不想活了，不想過了，一切物件是隨手拋棄。史湘老人此時精神十分疲憊，本來一路上就是強自支持，來到苗墟中又遇到這種傷心慘事，進得屋來，就向龍沙說：「龍沙老友，我不向你客氣，我的箭傷沒好，我要借你的床舖歇息一下。」這個龍沙此時倒把愁懷盡飲，老精神振作起來，口中答應着，趕緊的把床舖收拾好，史湘老人躺在這個木榻上。

這時三個老苗人出出進進忙亂着，真個的照顧着款待客人，可憐偌大的苗墟，只剩了這三個老苗人。再也找不到人跡，司徒靜等一個個心緒不寧，但是看到三個老苗人這麼熱誠待客，也只好打起精神來，和他們講話，他們所預備款客的飲食在此時可提不到什麼叫精美了，倒是極其豐富，無奈這班人來到這種境地，一個個全是滿懷悲憤，就是擺上山珍海味，也難下嚥了，司徒靜等只有藉酒澆愁，史湘老人來到苗墟中，先前全是強自掙扎，到此時往床上一躺，他這箭傷發作起來，躺了沒有多大工夫，就覺得臉似火燒，發起熱來，勉強的喝

了半碗粥，司徒靜等看着姪生担心，草草的飲食完了之後，又給史湘老人重行查看了一次傷勢，這箭傷雖則也沒有毒，只爲受傷後，過分的震動，血流得太多，這種受傷後，尤其是最忌的再暴怒和過分勞累，所以史湘老人此時精神十分萎頓，司徒靜柳天培柳冲，守在身旁，一個個愁眉不展，天童更是担心老父再病倒苗城，這並不是安全之地，一旦苗山的事爆發起來，此處也不能存身，司徒靜等對於史湘全是情同手足，共患難的弟兄，所以更是關心，簡直沒有心思再計議別的事了。

史湘老人睡了一個多時辰，睜眼看時，見司徒靜等一班人全守在近前，天童更是淚流滿面，史湘老人雙眉一皺，向天童道：「你去給我找些熱水來我要喝些。」天童取了一碗熱水來，史湘喝了半碗，自己掙扎坐起，倚在背後的牆上，向司徒靜柳天培柳冲說道：「你們弟兄幾個，盡自守在我身旁，豈不誤事，天色大約不早了，不要把我這點傷勢放在心上，現在時機是稍縱即逝，沒有遲疑延緩的地步，大哥，二弟，四弟，把眼光放大些，往遠處看一下，不要誤了大事，弄個回歸於盡，抱恨終天，慢說我還不致於就毀在這一箭上，就讓我因傷致死，難道你們弟兄就爲了我一人，復仇的事，置於不顧，困在抱月峯的一班鄉人們，也放手不管了麼？無須再管我的事，你們還是趕緊要查查苗山的形勢，探聽扎玉堂的動靜，趕緊量力應付，即早下手，我們也不能強人所難，龍沙老友，難道爲了我們就敢違抗洞主的命令，這件事恐怕也不是他所願意作的，你們趕緊下手，設法探聽苗山內真實的情況，官兵究竟開進多少來，真個的苗山暴動一起，我們就連此處，恐怕也不能停留，不能因爲我

個人的生死，就這麼把一切事完全放手。」

司徒靜柳天培柳冲，點點頭，本來這班人所處的境地，也是危險萬分，司徒靜遂向史湘道：「二弟，你安心靜養，天童他是決不肯再離開你身旁，叫獅姑幫同照料你，我們爺幾個趁着天沒黑，先出去探查一番，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死中求活之時，有一分力量用一分力量，不得已時，弄個同歸於盡，倒也甘心，弟兄們好了一場，同生同死，我老頭子認爲沒有多大遺憾，但盼得能夠把扎玉堂這個惡魔殲除，就是我們心願得償之時，現在也不敢妄想還鄉了。」史湘老人點點頭道：「大哥說得極是，應該這樣辦，你們快快去吧。」此時這苗墟中的三個老苗也在不住的往山口那邊去探查動靜，司徒靜囑咐獅姑天童好好的照料史湘老人，遂和柳天培柳冲以及司徒金牛全換了一身短衣，收拾俐落，一直的撲奔山口一帶，這可是入鐵鍋墟這幾個苗墟的橫山口，並且山口一帶並沒有寬大的道路，只是一條像山溝的狹道，苗墟中壯丁被征調赴萬花山，只遺留下這幾個老苗，作最後放火燒墟的工作，他們已經把這一段狹山道完全堵塞，一片亂石和樹木堆在山溝口，尚有兩個老苗人伏守在高處查看着入苗山大道的情形。

司徒靜，柳天培，柳冲，金牛，在這青麻墟的山口這邊略微張望了一下，彼此一計議，索性往裏淌下來，翻山越嶺，隱蔽着形跡，這一段完全是亂山頭，到處的峯嶺起伏，他們入苗墟雖早，這一耽擱，現在可不早了，太陽已經西沉，尤其是山內顯着黑的快，往裏一直的淌進有十餘里，經過了許多處苗墟，一處處全是那一片淒涼景象，有的連一個人跡看不到，

有的地方也和鐵鍋爐內情形相似，尙留着一兩個年歲大的老苗，和年歲大的健壯苗婦，他們全在積聚着乾柴乾草，找容易起火之處放置，有的堵着山道口，這種情形，看到司徒靜等眼中，一方面是同情他們遭遇，贊嘆他們上下一心，完全要以鮮血來換取未來的生存。司徒靜等越發激動自己也決心以生死和扎玉堂作最後的決鬥，就是他有一班扎手人物保護着，但是這班人一個個全不想活了，尙可一拚，往前又走出四五里，因為這種地方太難走，並且苗墟中雖則留存的人很少，可是也得躲避着，貼近山道這邊的山頭一帶，更得防備有苗人暗地派人瞭望。

八 暴壓苗民

天黑下來司徒靜向柳天培柳冲等招呼：全停住脚步，計議一下，因為所經過之處，看到下面情形清軍的大兵，開進苗山的數目可不少了，一路上所望到的已經有四十餘座營帳，每隔開一箭地遠，必有一大隊官兵，紮營駐守，雖則隔斷開，也和連營差不多，足可以互相呼應，我們再往裏邊淪下去，若想深入苗山，恐怕沒有那麼長的時間耽擱，離着萬花山尚相隔着數千里，清軍紮營的情形，雖則不容易辨別，究竟那一處是扎玉堂的直轄隊伍，反正所開入苗山的，這大部的前鋒營，完全是他的軍兵，因為他所統轄的兵馬，離着苗山最近，現在決不是他一人的兵馬，可是別人的隊伍還在後面，天色已經黑下來，我們正好下手，檢那營帳較多之處，暗中偵查一下，總可以探聽出扎玉堂他是否已經督兵入苗山，因為按眼前的形

勢和所辦的事，決不能把我們對付他的情形一概而論，鎮壓苗山變亂，是有軍令的，扎玉堂他決不會行踪隱秘，這是決沒有的事，他對付我們究是他傷天害理的私事，何況這一帶苗人已經完全退去，並且清軍是戰勝之師，尤其沒把苗人放在心上，雖則眼看着要造成大亂，可是這種戰勝之師，自認還能鎮壓苗族，這沒有什麼機密可言，我們越過前面這段寬大的橫山道，大約靠在南角那片山頭，就是大隊軍兵駐紮之所，你們看那不是號燈一盞一盞的全升起，這情形是營帳很多，我們小心些，不要集合一處，分散開，只要不相離太遠，互相能夠照顧到，我們各檢着軍兵駐紮的營帳中暗地探查一下，誰得着信息，就趕緊通知大家往外退。柳天培柳冲點頭答應，司徒靜囑咐金牛，務必要小心謹慎，我們要時時防備扎玉堂手下那幾個惡魔，金牛到此時也知道事情關係着所有人的生死，他那還敢再有頑皮的行動，連連答應着：「爹爹放心，我決不會給你誤事。」說話間各自分開往這一片亂山頭上翻下來。

好在這一帶到處是叢林密草，容易找隱身之處，爺四個分散開橫越這段山道，好在天已經黑了，這幾個人手脚上又十分輕快，趕到撲上東南角這段山坡，往上走沒有多遠，因為上面是一段平坦山頭，正好是紮營之所，此時大家一到了高處，再往山道上一看，清兵的威力也真叫人驚心，處處營帳的號燈點起，這條入苗山的大山道，是以人力開闢的。除非是被山形阻擋的地方，不得不彎轉下去，從入苗山的大路口，往裏邊差不多二十餘里完全是一條直道，眼中所看到的，一眼望不到邊的營帳號燈，軍勢威壯，附近一帶眼中所看到的，刀矛在號燈下閃爍着寒光，一隊的烈馬奔馳，從各處營帳前穿過，口中不住喊着號令，也有來的

也有去的，非常忙碌，司徒靜等翻上山頭，見這邊矮山頭上一共是沿着山邊一字橫排就是十座大帳篷，靠着裏邊，又是一排五座大帳，這一座小山頭就有數百軍兵駐守，大約這營帳是紮營不久，一處處冒起烟來，正在作着晚飯，雖則這種伙夫們爲軍兵造飯，全是躲開大帳，就着山頭，架起大石塊來，用木材燒飯，烟氣迷漫，司徒靜和柳天培柳冲金牛此時全分散開，各找各的隱身之處，相度形勢下，這後面並排的五座大帳篷定是統兵官，所住的地方，金牛他的身形矮小，尤其是輕快，他早已翻到後面，先把這班伙夫們造飯之所查看一下，見他們忙亂異常，這種地方，因爲入苗山這一段大道，已經完全是清軍勢力之地，他們說話雖不敢高聲，可是毫無禁忌，後面是一排架着四口大鐵鍋，十幾名伙夫在燒着火。

內中聽得一個似乎頭目人不住的向一班伙夫們招呼着：「我們別着命令沒到，還是快着，一點，叫弟兄們將就着吃一頓飽飯吧，沒有準，這頓飯也許是給人吃，也許是餓狼，第三鎮開進來的人說，將軍那裏已經連續發出命令，要在亥時前所調動的軍兵完全要開入苗山，並且這回事情不定怎麼樣了，各處的山道口全行阻斷，可是從高處探查過，這一帶是決沒有苗兵了，所有的苗兵全集合在萬花山一帶，大約到青狼崖那是最前哨，可是這羣野苗們，也真要命，他們竟全想拚命了，不過我們看來死得可憐些，他們也只好把命交給我們，這次大約非弄個血洗苗山不可，苗人們就是能拚命，禁不住他把六鎮所有的火器營完全調進來，大約扎總鎮這次事情完了，非高昇不可，要不然將軍也不能把六鎮的火器營交他一人統帶，這是完全信任他一人，也知道他真有點智謀，真能調動，大帳那邊來的人還沒走，關防很

嚴，一點信息得不到，來人咱們一個也不認識，不是咱們第二鎮的人，這還許是將軍行轅下來的了，所以我說快着一點，說不定這碗飯就許不能吃，立時開拔。」他們講話時，司徒金牛在暗影中聽得真真切切，這一來，金平年歲雖小，他可也知道苗山所有的苗人，可全要毀了，現在最厲害的是清軍所用的火器營，何況聽他們所說，簡直官兵是安心下毒手屠殺苗民，苗人們雖然具必死之心，但是那裏禁得住六鎮所統轄的火器營數百桿抬槍全進了苗山，苗人有什麼力量抵擋，恐怕只有死完了算數，這扎玉堂成了屠戮苗人的劊子手了，司徒金牛離開後面這一隊伙夫，隱蔽着形藏往這一排五座大帳篷撲過來，這種地方是臨時紮營，雖有燈火，也只是帳門前一帶略微的亮些，別的地方依然是昏沉沉，黑暗暗，司徒金牛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已經到了當中的這座大帳後，緊貼着帳篷邊，往前轉了半週，查看帳前有軍兵守衛，不過他們僅把守帳門兩旁並不移動，並排的幾座帳篷相隔稍遠些，隱身在帳篷後面，後面的伙夫們就是從這裏經過，也是繞着大帳篷走。

司徒金牛悄悄的把日月輪撤下一支來，先側耳貼在帳篷上聽了聽，裏面已有一個嗓音很宏亮的人在說着話，不過離開帳篷似乎有六七尺遠，司徒金牛用左手扯緊了帳篷的後面，把日月輪的刀子，按在帳篷上，輕輕一劃，一點一點的竟給劃開了四寸長一個裂口，司徒金牛一邊注意後面的人，一邊往裏查看，只見這座大帳內，除了當中支架的一個木案子和四個能折疊的馬紮，（行軍用的椅子）在這木案上點着兩支牛油燭，放着幾件簡單的文具，空空洞洞，再也看不到什麼物件，木案兩旁坐定兩人，靠左邊坐定一個戴藍頂帶的武官，看情形身

份不小，右邊却是一個寄名提督的品級，左邊那人已在說着話，似乎他們說的一件事，已經說到半截，所談的全是軍務事。

左邊那人道：「封大人，這件事看着辦的過分嚴厲，據兄弟我的見解，這樣一來，倒許把這場事壓下去，將軍那裏認定了這班苗人是知法不知恩，一再的好言好語和他們商量，一個敗兵之將，反倒強硬起來，這不是成心激事麼，將軍這麼調動起來，也有他的難處，現在不知什麼散播出去風言風語，這件事如若是能夠鎮壓下去，萬事皆休，一切謠言盡熄，將軍也總算爲國家盡了力，這場汗馬功勞，總算是高了，只要苗疆再有變故，將軍非弄個前功盡棄不可，這裏好在沒有走露風聲的，大約有和將軍不對頭的人，有御史們已經預備提參，你說這種事叫將軍寒心不寒心，尤其是朝廷裏又派了四省經略張廣泗，並且他這次的權太大，提督四省軍務，簡直就短一口上方劍，可不知道事情準不準，據說有人在經略面前，給將軍說了幾句話，將軍已經預備去面見經略，詳陳辦理苗疆的一切事，不願意落個勞而無功，反遭怨言，可是據我們私下裏聽得信息，將軍大約還不知道經略已經提兵趕到，大約要會同將軍辦理苗疆的事，這種事是真是假現在還不敢定，並且連接報告，苗疆的洞主已經預備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要暴動，所以將軍那裏也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索性先下手，情形雖則嚴重，手段看看厲害，將軍的意思，他認定這班苗人們雖是凶悍，也不能不怕死，把六鎮的火器營集合一處，只要命令一下，立時動手，把萬花山周圍數十里完全封鎖，這幾百桿抬槍，就是可以把苗人鎮住，叫他們不敢再抵抗，那一來風平浪靜，也就許把事情鎮壓下去，

你們這第二鎮也是將軍信任的隊伍，並且和扎大人又很處得來，所以將軍現在嚴厲的囑咐大家，暫時統歸第三鎮扎大人統率，將軍那裏認爲全是爲國家効力，在這種時候不能再爭執權限，我們全是要好的朋友，將軍已經授第三鎮扎大人以特權，就恐怕有不服調遣，違抗命令的，那一個不知輕重，可要吃他的大虧，一來是我傳達將軍的命令請封大人遵照命令，在酉時前把第二鎮所有的火器營要祕密的輸送到青狼口，千萬不要誤了時限，所派的營官，全要聽從第三鎮的指揮，在事前若是走露風聲，洩露機密，苗洞的洞主，他知道六鎮的火器營全進了苗山，他就許暫時逃竄，那一來苗疆的事，可就無法收拾，將軍也恐怕非被參不可了。」

司徒金牛在帳後竊聽，已然知道這帳中所坐的兩人，一個是哈元生將軍行轅所派來的官員，傳達密令，右邊的是第二鎮總鎮封大人，這種情形分明是事情無法挽回了，司徒金牛剛要離開這裏，突然聽得那個封總鎮向那位官員問道：「扎大人怎麼在這時還不進山，軍令如山，我們焉敢違抗，可是指揮命令，全得聽他一人的，事情又這麼緊急，我們隊伍守在這裏有什麼用，他耗到很晚的時候入山，難道我們隊伍能飛進去不成。」

這時那位官員却答道：「他不會悞事，他不敢悞事，大約他馬上也就到了，因爲我方才進山時，他的親信隊伍已然移動，我已經看到第三鎮第一營的營官，在山口那裏指揮軍兵，劉得勝是我們老弟兄了，他說扎總鎮這就到，不過扎總鎮除了爲國爲民之外，還爲自己辦着許多要命事，簡直他要忙死，我問劉得勝是什麼事，他笑着不肯說。」這時那第二鎮的封大

人哼了一聲道：「扎大人真是忠心爲國爲民，在我們作武將的裏頭，真得數他算頭一號，別的全比不了，官運旺不過，不過將來看吧，也許能夠登台拜帥，我們全仗着他提拔呢。」這時這位武官站起道：「我不能耽擱，還得到第四鎮，第五鎮關照一聲，老兄好好的幹，這次事完了，足可以換換頂帶吧，咱們大營裏見了。」說話間兩人一同往外走，這個第二鎮已經送那位武官出帳，司徒金牛趕緊撤身離開帳後，黑黧中柳冲已經過來，一拍司徒金牛的肩頭，不敢出聲，用手指了指，司徒金牛知道叫趕緊離開這裏，隨着柳冲身後，縱躍如飛，一直的離開了這一排大帳，直到了這片山頭的邊上，司徒靜柳天培全在那裏等候，已然早撤出來，司徒靜見金牛安然無恙，此處是不便講話，這四人順着山頭邊，仍然越過橫山道，翻上對面山頭，在林木中隱蔽住身形，司徒金牛趕緊的向爹爹報告大帳中所聽得的情形。

可是此次這爺四個入山頭探查，竟自得了這信息，司徒靜已然探聽出金牛所說的火器營祕密輸送進山，到現在第六鎮的完全進了苗山，扎玉堂親信隊伍已經開進苗山來，可是因爲大帳中全各有第二鎮留在苗山外的探馬，趕進山來報告，被前面營帳中的營官留住，他們探得四省經略張廣泗，帶着幾營精兵從貴陽趕到苗山，並且所來的道路，跟揚威將軍哈元生隔離的很遠，決沒有和他接近，所來的完全是馬隊，人還不少，大約有十營左右，沿着苗山以東青狼口一帶，突然出現，突然列陣，已經紮營在那裏，不過這邊的隊伍已經奉有哈元生將軍的命令，已經全數開拔入苗山，似乎沒理會這許事，也許他們未得着信息，這就不得而知了，這是突如其來的情形，探馬所以從山外趕進來，因爲他們全有入山的口令，並且第二

鎮也是入苗山的主力隊伍，探馬所以趕來報告，並且論起來和查辦苗山的事無關，只是第二鎮的軍兵們全知道封總鎮，是經略從前的部下，這種事無形中就關了心，所以探馬當作一件重要的事報進來，他這本鎮的營官們聽到探馬的報告，那種情形看來，似乎很重要，不准這探馬再出營帳，恐怕他洩露信息，跟着就有另一位營官，和這帳內聽取報告的營官，到帳角低聲私語，正好是司徒靜伏身之處，聽他們說起這件事可不得輕視，探子幸虧一路上並沒洩露風聲，現在的時候可不對，經略突然提兵至此，此處又是六鎮的兵馬全入苗山的時候，軍心可要緊，經略雖有欽差大臣的特權，無論他來意如何，這裏的軍心一搖動，可容易出大亂子，千萬的可要口頭謹慎，不要把這種風聲散播開，祕密的報告封總鎮，好在和我們第二鎮決沒有什麼牽連，司徒靜聽到這種信息，趕緊呼應着柳天培等撤下來。

司徒靜的打算，因為苗山的事過於嚴重，時候非常緊迫，看這種情形，這苗山的事，決不能像扎玉堂哈元生所想的苗民們仍可屈服在威力下，因為他們還是沒看到苗山裏的詳細情形，苗人們雖則是先前力量不敵，弄得一敗塗地，清軍那邊在苗疆戡亂時，雖也曾消耗了極大的兵力，可是清軍這邊糧餉有來源，兵力能補充，認為苗民們總然再生叛亂之心，也沒有什麼力量了，只要清軍這邊把力量用足了，佈置嚴密，苗民們不會不屈服，那又知道苗山所有的苗民們，沒有一個再打算活下去，你就是火器營多麼厲害也架不住這種不死絕了不算完的鐵一般心腸，所以入苗山的大兵只要一有舉動，或是苗洞那方面，先行暴動起來，一發不可收拾，司徒靜認為鐵鍋爐決不能再停留下去，沒法把史湘移挪開，今夜的事情可要看情形

來，司徒靜是打算，扎玉堂已經入苗山，能夠趁機下手，爲三村死者復仇，生死存亡，決不再放在心頭，可是倘若真個不能得手，並且他身旁還有一班扎手的人物保護他，那麼自己的事不成，倒要爲苗山所有的苗民拚死命的救應他一下，青狼口，離這裏沒多遠的道路，並且早已聽聞人傳說過這位四省經略張廣泗，是清廷一班官吏中一個幹才，精明果斷，帶兵多年，屢立戰功，所有他經手所辦的幾件大事，頗爲得法，暗地所聽到第二鎮營官們所講說的情形，這位四省經略張廣泗提兵至此，似乎專爲苗山上這次變亂而來，自己倒不管他是否真爲這件事而來，要冒死夜闖經略大營，把在苗山中親眼所見的這種慘絕人寰情形，向經略面陳，爺幾個以項上這顆人頭，去叩求經略開天地之恩，體念苗疆的苗族們，眼看着全行要覆滅在六鎮火器營之下，清廷既然口口聲聲要澤及邊陲，不分軫域，爲什麼叫哈元生這麼大肆屠殺，血洗苗山，這樣去作，我們弟兄就是事情辦不成，同歸於盡，雖死猶榮，司徒靜抱定這種心念，所以也決不再探查別的動靜，因爲既知道扎玉堂才入苗山，自己及早趕回來，尙可不致耽擱誤事，一路仍然翻山越嶺，一邊走着，把自己這種打算說與了柳天培柳冲，司徒靜更格外的勉勵他弟兄二人，今夜的事決定要按着這種步序去作，柳天培柳冲也是俠腸熱骨的人物，聽了司徒靜的話，全是慨然答應，一路避着官兵駐防之下，趕到了青麻墟山口邊。

柳冲先行從林木間飛縱過去，好在這個小山口已經堵塞，越是後到的隊伍越不注意這裏了，向守伏在山口上面的老苗打過招呼，免得驟然現身，誤會動手，老苗們全知道是龍沙的老友回來，司徒靜趕緊的向他們問：「苗墟中可有什麼動靜？」這老苗人在報告着：「方才

有一隊官兵險些個搜索進山來，好在我們全隱藏起來，天色又行黑暗下來，他們竟派兩名兵爬上來，帶着火把往墟中查看，才往裏面看了幾個石洞，嚇的他們，亂叫着狂奔跑回來，好在後面鐵鍋墟離的尚遠，有山峯擋着，雖有燈火也看不見，他們認定了這是一片死墟，到處有血淋淋的尸體，那還敢在這裏停留，立刻把隊伍開進山去，龍沙是剛剛的由這裏走回去，只是那位史墟主情形不大好，傷勢很重，我們守在這裏，也不便回去，你們快回去看看吧。」司徒靜柳天培柳冲聽到老苗人的報告，對於史湘手足情殷，立刻覺得心慌意亂，招呼着司徒金牛，趕緊往回走。

九 慘戮貪官

司徒金牛此時緊隨在柳冲身旁，一同從山口這邊下來，走上山道，穿着青麻墟，這種地方像司徒靜等是只有痛心，沒有畏懼，因為自身也是不知結果如何，這一夜間也許和墟中的陳尸一樣了，金牛終是年歲小，他走在這種如入鬼境的地方，他緊拉着柳冲叔叔，一眼也不敢看，直往裏闖來，柳天培司徒靜隨在後面，一直的越過了青麻墟轉進前面的天泉墟，再過一個山彎就是鐵鍋墟，司徒金牛緊拉着柳冲跑，柳冲倒被他鬧得無法不住的口中說着：「金牛，你害怕麼？怕什麼，你練就一身拳領，手底下比我還快，怎的竟這麼不能擔當事，你不是平常自稱是苗山中小英雄麼？小英雄沒有駭怕的，留神腳底下，不要絆倒了。」司徒金牛被柳冲說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忙的把手鬆開，不再拉着柳冲，口中說着：「柳叔叔，

我任什麼不怕，我是懶着史二叔趕回去快看看他老人家。」司徒金牛說着話，可把一對日月輪摘下來，握在手中，爲是壯胆子，柳冲雖則這麼說着，這種地方任憑你胆量多大，想到白天所看到石洞中木屋中那些慘狀，一樣的也是毛髮悚然，腳底下無形中也加快了，一陣疾走，轉過這片山彎，正是鐵鍋爐的入口處。

黑沉沉一片，只有龍沙所住的地方，門口和那堅固的木窗上，現出一點昏黃之光，金牛一邊往前跑着，方要開口招呼天童獅姑，突然石屋那裏一聲怪叫：「好賊子！」嗖嗖的兩條黑影，從石屋前門窗旁躡出去，直奔北邊那段高起的山坡，司徒金牛一聽喊聲，就辨別出是天童，金牛就知道壞了，這種聲音分明是發生變故，金牛一擰身，斜着往北躡出來，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已經撲上這段斜坡，這裏有四五處本墟中苗民所住的石屋，司徒金牛身形快，並且身形矮小，他又沒喊出聲來，他兩個縱身，已經翻上來，後面的柳冲可發了話，一面撒刀在手，一面高聲喊：「天童，獅姑，什麼事？」身形可是緊往前縱，這時司徒金牛是首先發現黑影，他就認定了頭裏竄下來的那條黑影所走的方向，他這一出其不意的翻上石坡，是正好堵截，可是司徒金牛，却從一座石屋後轉過來，仍然是一聲不響，他看定了頭條黑影剛翻上來，正好是往西轉過來，司徒金牛也辨別出來，天童發聲喊，尙沒離開石屋，這條黑影雖則也矮小，可決不是獅姑，並且天童喊的嗓音全差了，非有受傷的不可，司徒金牛早把右手的日月輪合在左掌中，探手抓到爛銀丸，竄出來的是兩條黑影，可是頭裏這個快，那情形也是想從石屋後轉過來把身形隱去，這種地方是正好，兩人算是同時一東一西，從石

塵後轉過來。

司徒金牛身形緊往牆後一貼，往下一矮，此人提着一把刀，往前縱身，司徒金牛腕子底下用足了力，這一把爛銀丸打出去，來人和爛銀丸是迎個正着，司徒金牛在這纔時候可不聽平時爹爹的囑咐，什麼叫陰險的手段，滿不懂，他這一掌爛銀丸發出去，這來人身形任憑他怎樣靈巧，他也萬沒想到這裏會埋伏着人，往旁再一竄時，那裏還躲得開，哎喲一聲怪叫，騰騰騰斜着向右連闖出四五步去，撲通的倒在地上，刀也出手，司徒金牛身形往前一縱，這時耳中更聽到史天童的喊聲，他在招呼着：「柳叔叔……你們快來，……我爹爹中箭了！」司徒金牛此時正趕到這人的近前，這時來人雖則摔倒尚往起掙扎，可是一手在按着左眼，司徒金牛喝聲：「你還敢動！」此人竟自恨聲說道：「想不到修老子竟落在你小賊的手中。」司徒金牛厲聲喝叱道：「原來是你！」耳中更聽到史天童的喊聲，史湘村主二次受傷，司徒金牛一咬牙，說聲：「去你的吧！」一輪砸下去，斜肩帶臂，皖墮一聲，竟把這人的左臂全砸折，一聲怪叫，二次倒下去，再也站不起了。

就在司徒金牛往起一長身間，突然背後一股子風聲撲到，司徒金牛覺出是刀風，身形往左一攙，一個玉蟒翻身式，掌中的一對日月輪由左向右猛一翻，嚕嚕的和一口寒光閃爍的利刃一碰，哧的一溜火星，金牛趁勢往西一縱身，已經撒開，跟着石屋頂上有人喝喊聲：「好惡黨們，敢傷我二弟，打！」喇喇的一陣暗器破空之聲，連珠鐵彈丸，直向來人打去，此時司徒金牛才看出暗算自己的正是那扎玉堂的死黨董良臣一口七星刀舞動，鐵彈丸叮噠亂響，

全被他磕開，司徒靜也跟蹤撲下來，一對太極圖暴風疾雨，向董董良臣砸去，這時司徒金牛也翻身來，舞動一對日月輪幫助爹爹來對付董良臣，這爺兩個四把兵刃，全是拚命的進攻，在這時柳天培，柳冲，跟蹤趕到，柳冲是往石屋後轉過來，柳天培從東邊屋頂翻過來，一手雙梭已然打出，這就是恨極了來人，不把他置之死地決不甘心，所以下絕情施毒手，暗器暗發，不顧江湖道使用暗器的規矩了，柳天培這一對亮銀梭打出來，他真是冒險進攻，司徒靜險些被他亮銀梭打中，擦着肩頭過去的。

董良臣一口七星刀，對付這一老一小，一遞上手這爺兩個全是拚命的招術，可夠他應付的，柳天培此時暗下毒手，雙梭打到，任憑董良臣的本領高，他躲得了暗器躲不了兵刃，往右一閃身，掌中的七星刀順勢往外一甩，爲是用刀逼退了司徒父子好縱身出去，可是他身形往右一閃，噓啞一聲響，司徒靜的太極圖已經震在他刀上，更是倒捲簾式，雙圖往上翻，把他往外甩的刀給震回來，身軀也被帶得一擡，這一來，柳天培約第二支梭，撲哧的打入追風趕月董良臣的左肩頭下左乳上，相隔着不過丈餘遠，手勁又大，董良臣哎呀一聲，連刀帶人向司徒金牛撞去，司徒金牛見來勢太猛，可不敢不閃了，往旁一撤身，這董良臣他有追風趕月的綽號，腳底下真快，受傷之下，嗖嗖的一連三個騰身，已經出去六七丈遠，口中在厲聲喝叱道：「好，匪徒們，敢傷你董老爺，倒要看看你們怎樣逃出苗山。」司徒靜怒喝聲：「走狗，你還想逃麼？我要你的命！」壓太極圖就要追時，這時聽得獅姑在高喊：「爹爹，你們快來，二叔的情形可不好！」司徒靜聽了心似刀扎，柳天培剛縱身下來，聽到了女兒的

喊聲，也不敢再追了，並且這追風趕月董良臣負傷逃走，身形如飛似箭，眨眼間已經翻上前面一片嶺頭，他的身形被林木隱去。

此時史天童却帶着哭聲高喊着：「惡賊們在那裏，我和他拚了。」提着龍頭桿棒從石屋旁轉過來，司徒金牛疾忙迎着史天童道：「天童哥，二叔受的是什麼傷？」史天童道：「袖箭。」司徒金牛忙說道：「這個賊子沒逃出去，大約已經完了，你就在那裏。」司徒靜，柳天培，柳冲此時也全看到倒在地上的却正是那個鬼影子佟天柱，左眼已被爛銀丸打瞎，肩頭也在冒着血，早已死去，史天童更不管他死活，掄起龍頭桿棒來，這一下砸下去，把這個鬼影子遺腦袋砸成沒影子了，頭骨全給砸碎，血水四濺，獅姑那裏還在招呼着，這班人趕緊撲回來，一齊的闖進屋中。

這石屋中點着一盞油燈，雖則火焰撥得極大，依然顯得屋中陰森森的，史湘老人倒在床頭直喘着，胸前一堆血，司徒靜等趕到床前，全在悲聲招呼着，史湘老人此時悠悠醒轉，手始終在按着傷口處，司徒靜和柳天培等趕緊的要查看傷勢，動手收拾。史湘老人微弱的聲音，氣促着說道：「不要動。」司徒靜等趕緊把手縮住，史天童此時，更是滾到床前不住的連聲招呼：「爹爹，你好苦，你竟受兩次箭傷，爹爹，我非殺盡了這班惡人不可。」史湘老人微把頭點點道：「天童，來的全是誰，逃了麼？」司徒靜忙說道：「來的是鬼影子佟天柱和董良臣這兩個萬惡的匹夫，二弟，你不要痛恨，他們一個也沒得了好走，你這是袖箭所傷，是那萬惡佟天柱下的手，他已經算是死在了金牛的手內，現在尸身躺在山坡那裏，二弟

你足可以解恨了，董良臣也被三弟亮銀棧打傷很重，難逃活命，這種萬惡東西們，竟這麼趕盡殺絕，連番下毒手，二弟你放心，我們今夜不手刃了扎玉堂和他這一班作惡的黨羽，決不活在世上了。」

史湘老人腮邊帶着苦笑，微把頭點了點，招呼道：「大哥，三弟，四弟，不要把我生死放在心上，我們不過一介平民，只爲我們肩頭上所擔負的事情過於重大，所以我們把老命珍惜着活下去，可是事情到了今日，我總算是爲了三村一班屈死的人而死，死也值得，大哥，三弟，四弟，你們不必痛心，你們是我好弟兄，要替我辦所沒辦的事，扎玉堂是我們不兩立的仇人，你們有三寸氣在不能和他甘休，抱月峯的一班人，比較着更行重要，寧可現在先讓扎玉堂多活幾日，也要保全我們這班人，叫他們早脫危險，可憐，可憐苗山若干萬性命眼看着全要死在這班奸臣之手，你們可得到什麼信息？」

司徒靜此時連連拭淚，獅姑，史天童，司徒金牛，全是掩面啼哭，柳天培和柳冲全是咬牙切齒，握拳透爪，恨不得立時找到扎玉堂把他亂刃分尸解恨，柳天培悲聲說道：「二哥，這些事，不用惦念，我們萬想不到變生不測，又起了這想不到的劫難，二哥你受傷之下，復遭毒手，此仇此恨難共戴天，你所說的，就是我誓死必要作到的，我們正還要想着，就是不能爲我三村慘死的人報仇，四省經略張廣泗趕到苗山，我們要把二哥你移挪開鐵鍋爐，我們冒百死，夜闖欽差大臣大營，以我們爺幾個性命痛陳苗疆慘狀，求他體好生之德，開天地之恩，一手挽回這種大劫難，可是叫人好恨，現在二哥你又遭到這種毒手，我們只有找扎玉

堂，別的事不管了。」

史湘老人精神一振，微把頭抬了抬，哦了聲道：「張廣泗，好官，是真的麼？」司徒靜忙把所聽見的情形，約略的述說一下，史湘老人竟自顫聲招呼道：「天童，金牛，獅姑，不要哭，我心裏很亂，爺幾個好好的講幾句話，我塵寰留戀，沒有多少時候了。」說到這話時，手按着箭傷，眉頭緊皺，似乎痛的厲害，頭擺了擺，牙咬得啾啾吱吱響，天童這時撲向床前，忙的招呼：「爹爹，你不管我了麼？」天童竟自哭起來，司徒靜拭着淚，忙的招呼天童道：「好孩子，不要鬧，你爹爹還不要緊。」跟着柳天培，柳冲也齊隨着司徒靜一陣呼喚，史湘老人哎呀了聲，吁了一口氣，把緊閉的眼又睜開，看了看天童，悲聲說道：「好孩子，不要叫我痛心，你有伯伯，叔叔，姐姐，弟弟，有什麼難過，他們全是你骨肉至親，不要擾亂我，我要緊話。」獅姑此時哭着把天童拉起，低聲說：「天童弟弟，二叔有要緊話講，安心復仇，只哭有什麼用，好好聽着。」天童霍然把身形挺起，站在床前，咬着牙，向獅姑點點頭道：「姐姐說的對，我一定要殺盡仇人！」史湘老人眼望着司徒靜道：「大哥，你所探聽到的果然是真，那可是苗疆數萬人的一線生機，我史湘在臨死前求你們弟兄不必遲疑，更不必找那扎玉堂，你們就趕緊的趕奔青狼口，大丈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大哥，你在世上也不能再活多少年了，正應該這麼轟轟烈烈作一下，我們不求揚名後世，能夠救了這數萬苗民，是多大陰功。」柳天培和天童爺兩個不約而同的咬牙切齒道：「無論如何那扎玉堂也留不得他，我們非手刃了這個惡魔不可。」史湘兩眼望了望柳天培，更看了看天童臉

上帶着怒意，顫聲向天童道：「天童，難道爹爹所說的話不對麼，我現在雖則去死已近，但是我決不昏情，決不是亂命，救苗疆數萬生命，比起來以我三村復仇，孰輕孰重，自己選擇。」史湘老人此時精神實已不支，無力多辯別，這個話並且是向三弟柳天培說，只爲弟兄相處，彼此深知性情，柳天培性情十分暴躁，所以史湘老人帶着怒的教訓天童，也正是叫柳天培不要再固執他那種想法。

這時司徒靜見史湘老人情形很不好，忙的兩手按着柳天培和史天童的肩頭，說道：「你們爺兩個不要叫他那着急了，你們全是痛切這種深仇大怨，可是我二弟却從太處着想，我們爺幾個到現在可稱光明磊落，正應該聽從我二弟的話，轟轟烈烈作一下，我們這才叫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史湘老人此時眼珠一轉在看床前所站的人，口中說：「龍沙老友。」可是衆人再回頭看，屋中並沒有他，獅姑忙的招呼：「史伯伯，他被山口同伴叫走了，說是就回來。」獅姑的話沒落聲，忽然聽外面一片緊急腳步之聲，跑得很凌亂，衆人全是一驚，心裏還在懸繫着是逃走的追風趕月董良臣又調來同黨，柳天培是頭一個就躡出去，他從門外縱身也太猛些，撲通一下竟和外面來的人撞個滿懷，來人被撞得滾出好幾步去，不住的哎喲着，此時柳冲司徒靜，也全往門邊圍，天童，獅姑，司徒金牛，各亮兵刃護住床前。

此時柳天培却呀的一聲道：「怎麼是你。」趕情正是這個癩腿老苗人龍沙，他跑得也過疾了，柳天培趕緊的把兵刃拋在地上，把龍沙架起，不住問：「老友，撞傷了你沒有，這可太對不起了。」這個龍沙掙扎站起，柳天培見他來得這麼慌張，趕忙的在問：「老友，你有

什麼事跑得這麼疾？」一邊說着，已把龍沙架進屋中，柳天培等見龍沙，吁吁的直喘着，要說話張着嘴說不出來，衆人全是驚心萬狀，床上躺的史湘老人，也聽到這種聲音，他在急怒之下，也往起掙扎，却被天童按住，不住的招呼：「爹爹，你不要管，沒有事，我們能保護你。」司徒靜伸手拉住龍沙說道：「老友，你沉靜一下，我們好在全是安心就死，不想活下去，沒有可怕的事了，可是官兵已入青麻墟了麼？」司徒靜說這話時，雖說是叫龍沙沉靜一下，他自己已經怒不可遏，手按着太極圖柄。

可是龍沙喘息了一下，兩眼望着衆人道：「演邊惡魔殺人的劊子手扎玉堂被刺了，我們好弟兄們，雖則死傷了四五名，倒是把這劊子手洞腹穿心，死得極慘，不過事情大約也就立時爆發，你們預備一下。」這龍沙老苗這句話出口時，司徒靜柳天培柳冲全喊了個「好」字，司徒靜道：「天報。」柳天培可是跟着說：「可惜我們終歸不能手刃惡魔。」這時躺在床頭昏昏沉沉的史湘老人，竟自強自的掙扎，不住的往起抬頭，口中更連連的招呼：「天童，天童，他們在講說什麼，扎玉堂……」這時司徒靜轉身趕到床前，伸手拉住史湘老人的左手，說道：「二弟，天道好還，扎玉堂，已遭慘戮，死於苗人刺刀之下。」史湘老人此時渾身在震動着，竟自放聲狂笑，跟着高喊一聲：「殺人的惡魔，你也有今日，我……」底下的話沒說出來，他右手往起一揚，傷口處一股子血水崩出去，史湘老人頭往後一仰，竟自撒手人寰，拋却一班人而去。

司徒靜，柳天培，柳冲，天童，獅姑，司徒金牛，一齊的放聲痛哭起來，那龍沙老友，

也不住的高聲招呼着史湘的名字，號啕大哭，史湘老人總算是聽到了這種死不瞑目的事情，居然一旦能够把這個殺人的劊子手，死在自己頭裏，所以他才毫無牽掛，創傷崩裂之下斃命，司徒靜哭了一陣，趕緊招呼大家：「你們不要再哭了，眼前的事，絲毫不能遲緩，趕緊動手，先把老友屍身移挪出去，因為對於龍沙老苗雖則有交情是好朋友，但是這次的事，是他苗疆上整個的事，決不能用私人的感情阻止他的行動，他們放火燒山焚化苗墟是勢在必行，史湘避禍苗山，這些年來盡力的集合鄉人，不叫他流落失散，寢食難忘的是能歸故里，使鄉里一班弟兄們能夠重見三村，老弟兄們也是同一的志願，如今他竟含恨以終，未償夙願，眼前的事雖不敢決定，誰生誰死，或存或亡，但是未死的人，有一分力要盡一分力。」所以司徒靜此時打算把史湘的遺體移挪開，倘若能够有那一天，能够重返故鄉，也要叫史湘老人死後魂歸故土，所以阻止大家不准再哭，叫柳天培柳冲撕兩件舊衣服把史湘老人傷處裹一下，免得血水淋漓，此時那龍沙哭了一陣後，也帶着十分不安的情形，他似乎也要走。

司徒靜趕忙向前拉住龍沙老苗的手，說道：「我知道你現在要遵守你們洞主的命令，預備一切，但是你這老朋友史湘，慘死苗墟，我們本是漢人，總得遵從漢俗，他的尸骨，不能拋在這裏，老友，咱們暫時相聚，此後或許永沒有見面之時，那就說不定了，不過你我全是一樣，看眼前的事，這麼變化，或許我們就還有相見之時，我向你作最後的請求，你能不能找一個安全的地方，放置史湘老人的遺體，我們這班老少，將來只要有一個活下去的，也好來取我老友的遺骨。」

十 還鄉歸化

龍沙兩手抓着他頭上的蓬蓬亂髮，在屋中轉了兩週，忽然抬起頭來向司徒靜道：「我這行將就死的人，簡直是沒用了，怎的什麼事全想不起來，這有很好的地方正可以安置史湘老友，快快隨我來。」此時柳天培柳冲已經把史湘老人傷處整理好，司徒靜向柳天培柳冲招呼道：「我們趕快的把他遺體搭出去，隨他走，他有好地方安置。」大家雖則全被阻止着不叫哭，但是天童自從隨着老爹爹從史家圩逃出來，母親已死，隨着老父是相依爲命，如今老爹爹遽然拋下自己，雖說是有一班親近人尙守在身邊，終不如老父親切，此時從床上一搭，天童抓住了爹爹的尸身，痛哭起來，別看柳天培柳冲全是那麼英勇慷慨豪爽的人物，此時天童這種情形，弟兄二人也全哭起來。

柳冲趕緊的說了聲：「不用搭了，我一個人爲二哥盡些力吧。」他把史湘老人的遺體揩在身上，很快的闖出屋去，就爲得太不忍聽天童這種慘痛的哭聲，這時龍沙老苗點起一支火把，衆人全跟隨出來，柳冲在回頭問着，「往那裏去？」可憐這個老苗龍沙，腿原本就因爲苗疆亂被清兵打折了一條腿，還算是治療得法作了殘疾，方才又被這個莽撞的柳天培撞了一下，此時腿底下越發不得力了，可是口中忙在答着：「往屋後走。」一拐一拐的還要緊跑向前去，司徒靜柳天培等看着老苗這種對待朋友的熱情，感激得叫人流淚。

從石屋後轉過去，就是一片矮嶺，順着嶺根下走出沒有四五丈，龍沙已經停身站住，手

指着嶺根下一個石洞口道：「這就是最好的地方，這是我們苗墟中儲藏食物之處，這裏就是在暑熱的天氣，裏邊放置着打來的野獸，也不會壞的，這個洞極深，把老友放在裏面，我們再把洞口封閉，就是火燒苗山時，下面也不會燒到，並且正在斜坡的上面地勢還高，山洪雨水，全流不到這裏。」司徒靜很高興，點點頭，由他執着火把引導，一直的走進石洞中，裏面是冷氣森森，火把光照處覺出來裏面尚有通氣的地方，若不然這火把就不能再燃燒了，石壁全是由人工修整得又平滑又乾淨，往裏面是倒下的石台塔，到了下面有一丈長的寬胡同，走到盡處，再往下有十幾層石台塔，才到了這地窠內，裏面也就是一丈五六大的地方，石壁上全鑿的是石槽，裏面尚放着他們儲藏的食物，柳冲遂把史湘老人放在靠裏面的一片乾淨的青石上面，天童尚在不住的哭着，大家也是揮着淚，司徒靜和柳天培柳冲齊向龍沙道謝，獅姑司徒金牛兩人更勸着天童，強拉着他往外走，司徒靜等一來，因為龍沙不能肅自耽擱，二來自己這班人，在這種痛心之下，越發要完成這件大事業，決不能叫史湘白白的在這場事上把命送掉，所以大家暫時收斂起悲哀，一齊走出石洞。

趕到走出石洞時，遠遠的聽到了靠山口一帶聲音很亂，龍沙慌慌張張的向司徒靜道：「我得趕奔山口，老友們，我不再等待你們了。」司徒靜道：「龍沙老友，你可知道現在萬花山是否已經發動苗山的兵力，死戰清軍，這扎玉堂他在什麼地方被刺？」龍沙道：「我們得到信息，萬花山那裏尚沒發動，所來的至多不過十個人，這定是我們洞主挑出來苗山中能手，武勇最好的人，就在山口外不遠動的手，那扎玉堂是剛剛的到這裏，他死在亂刀之下，所來行

刺的苗人，還沒全被擒，大約逃出去三四個，這種情形現在可不敢說，這個扎總鎮是揚威將軍最親信的人，入苗山也全由他統帶，不過萬花山的人一時半時恐怕到不了這裏，因為青狼口那裏是一個萬花山出兵的要路口，雖則險峻的山道尚多，但是人多了不能走，那一帶清兵把守的更嚴，各山頭上全架起火砲來，扎天堂這一被刺，所逃走的人若能趕快把信報回去，洞主必然立時發動，和清軍一拚，爲得是趁着他這統兵的主帥已死，揚威將軍沒到苗山，這種時候，那會不動手。」司徒靜點點頭道：「龍沙，你去吧，我盼你放火燒山，總要稍微的等待一下，不見到你苗疆已經眼看着全行覆滅，可有萬一希望，我們要捨死忘生走一遭，沒有耽擱的時候了，咱們活下去，終有見面之時，老友，再會。」

這裏說着話時，柳冲柳天培等全動手搬動石塊，堵塞洞口，不大的工夫把洞口已經堵好，司徒靜招呼大家，我們往山口附近，先看下面的形勢，現在我們是一無反顧，只有去經略大營的一條路了，大家此時好在身邊全沒有什麼，兵刃全在手中，連石屋也沒回，柳冲是年輕力壯，手疾眼快，他竄在頭裏開路，這一班人一直的從鐵鍋墟衝出來。

一直的仍然撲奔青麻墟山口，到了這附近，耳中聽到山頭下面混亂的聲音，和馬匹奔馳的聲音亂成一片，下面的燈火太多了，天空中湧起一片紅光，柳冲趕緊向山口附近先打着招呼，因爲決看不到這幾個老苗伏身之處，那龍沙也就是剛到了沒多大時候，他聽得柳冲的呼聲，從一片亂草中竄出來，聲音全在發顫，向這邊招呼道：「你們來了，大約這場血戰是決難避免。」此時柳天培司徒靜等全到了山頭附近，因爲下面燈火之光太亮，全隱藏住身形。

向下查看，一隊隊的官兵不住的往裏走着，更有許多馬隊，可是來往奔馳，官兵像潮水一般向裏衝。不時的看到山道裏面從南邊跑來的快馬，馬上人在迎住往裏面去的隊伍高喊着：「第五鎮，第六鎮的隊伍要全開到青狼口，統由第二鎮的總鎮節制調度。」所來的馬隊喊一陣，一直的往北跑下去，跟着後面，又是幾匹快馬，迎上一撥撥的隊伍，催促他們趕緊進兵，最前哨已然動手，苗兵已經全數往外衝了。司徒靜等眼中看到下面的情形，真是驚心動魄。

司徒靜向柳天培等招呼道：「難道我們就這樣一點力不能盡，眼看着苗民們同歸於盡麼？走，成不成也要闖他一下，兵刃預備在手邊，現在可要小心着動手，我們現在從山頭上先往外翻，能夠闖出山口緊趕一程，好在苗山上事情雖則爆發，尚不是一時半時能夠見的出起落來。」柳天培柳冲全答了聲：「好！」帶着這姐弟三人，從這一片亂山頭上輕登巧縱各自把輕身術施展開，這種山頭可是十分難走，有幾處像那羊腸小道的地方，更得提防苗墟中有人在埋伏，幸得這一帶苗墟也很少了，因為大隊的官兵正在奉着緊急的命令，緊往青狼口趕，這一行人倒還便利了許多，因為這時更不能走白天的那條道，還注意着山道下面清兵進兵的情形，離着出苗山的山口，還有三四里遠，耳中聽得遠遠的這種馬聲，鐵蹄翻騰，聲音太大了，山道又完全是石頭地，道路雖然極寬，可是兩邊也全是高峯聳起，越發的顯得聲音大，聲勢壯，司徒靜等未免的注意到下面的情形，趕緊的輕登巧縱近靠邊上的一段峯頭，探身向下張望時，這段山口的道路是筆直，司徒靜等又在高處，雖是夜間，因為這撥馬隊全

帶着火亮子，所以眼中所看到的地方，至少有一里地，這撥馬隊是並排着，四匹馬一排，相隔開不過數尺遠，全是放開韁繩，順着山道，一直的往裏飛馳，馬上的軍兵，服裝齊整，器械鮮明，這麼大撥的馬隊衝進來。司徒靜不住搖頭歎息，以這種情形看來，定是揚威將軍因爲總轄六鎮的扎玉堂突然被刺，正在進兵之時，這種重要關頭，失去了統率之人，這最大的危險，他一定親自入苗山督師了，越是這樣，苗族的危險越多，死亡的期限越近了。

獅姑忽然向司徒靜道：「伯伯，你仔細聽，這馬隊裏面有拿着令旗令箭的在喊什麼，你看原走在山道上的馬隊全躲避開，全站住了，不走了。」司徒靜搖搖頭道：「傻姑娘，這怎麼聽，萬馬奔馳像潮水一般向裏湧，離這麼遠，那裏聽得出他們在說什麼。」獅姑向司徒金牛說了聲：「金牛弟弟，你看這片山壁，到處是藤蘿蔓草，叫伯伯在這裏等一等，我們何不下去，倒要查看一下，究竟是怎麼回事。」司徒靜道：「姑娘，可危險，官兵的箭手也頗厲害。」司徒金牛探身張望一下說道：「爹爹，獅姑姐說得好，這裏是個很好的所在，我們決不會被官兵發覺，爹爹放心。」說話間，司徒金牛頭一個縱身竄下去，獅姑更是跟踪而下，仗着山壁上面到處是藤蘿蔓草和一棵棵傾斜着的小樹，足以隱蔽身軀，司徒靜等在上面靜靜的等候，可全注意着二人；預備有什麼危險時，要破死命接應他兩人，這司徒金牛是天生來身輕體健，那獅姑更是心靈性巧，目光銳利，山壁這邊又黑暗，兩人這麼一段一段的順着山腰直盤到離着山道兩丈多高的地方，把身形停住。

此時司徒靜，柳天培，柳冲，天童，伏身峯頭，下面情形也看得真切，這時看到下面的

隊伍果然是又有變動，獅姑和金牛往下面探查也就攔一刻工夫，這撥馬隊到現在並沒走完，可見人數之多，帶兵官很多，有的夾在隊伍當中，有的在這馬隊兩邊，只這短短的工夫內，就看到有三次傳令官衝過去，司徒靜此時見獅姑金牛全是很快的往回翻上來，形跡上也不像先前那麼嚴祕了，這二人很快的先後翻上峯頭，司徒靜等全在急於知道下面的情形，忙迎着問：「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大隊的軍兵是揚威將軍的不是？」

獅姑和金牛全忙着報告，因為下面先前往裏開入的軍隊在半路上全奉到命令停止前進，他們正好全停在山道旁，一連聽到好多人全在說着，經路竟會突然帶兵入苗山，這是怎麼回事，軍兵們紛紛議論着，可是誰也不敢不遵令，大約這工夫，這件緊急命令，已經傳進苗山，看情形有轉機。」

司徒靜忙向柳天培柳冲道：「三弟四弟，這正是天助我等，咱們趕緊走，大約四省經路已經快到了，三弟，四弟，不要怕死，咱們幹一下子吧。」柳天培柳冲全答了聲好，司徒靜立刻吩咐趕緊走，這爺六個從山頭上面，一直的撲奔山口，在沿路上不住的往峯頭這邊查看下面沒有別的，全是一色的騎兵，順着山道往裏走，看情形足足排出數里去，在這馬隊之外，不斷的發現，有頂帶不同的軍官，比隊伍可快，全是各跨駿馬，策馬如飛，往裏奔去，這時司徒靜等已到山口附近，遠遠望去，竟在緊對着苗山的山口大路的當中，一排立起三座大帳篷來，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一架架的氣死團燈，上面滿有紅字的官銜，全排在這三座大帳篷前，單有兩行小隊伍，刀斧手，弓箭手，長槍手，火器營，分兩排直排到山口左右，兩

邊只留着一兩丈寬的出入道路，在大帳裏，有一桿帥字旗，在燈火之下，看的明白，斗大的一個張字，單有一隊馬隊分立在大帳左右，在這時連續不斷的有從大帳中領命出來的，全是飛身上馬，闖進苗山山口，相隔山口這邊也就是在二十丈以內，這時司徒靜向柳天培柳冲獅姑天童金牛打招呼，隱身在靠山口角這邊一片較矮的山頭上。

司徒靜嚴厲的向大家說道：「經略在此暫時駐紮，這正是要鎮壓苗疆變亂，我們闖帳陳情，身上可不許帶什麼了，要知道他是黨在殺大權的人，兵刃暗器全行撤下來。」那金牛還在說：「爹爹你看，那大帳一帶軍兵那麼防衛的嚴密，咱們闖下去，倘若不信咱們是好人，亂刀齊下，難道咱們也不擋一下子麼？」司徒靜厲聲喝道：「胡說，在這種地方，我們敢亮兵刃，那可是非找死不可了，看着我的行動，隨着我往上闖，好孩子，真個隨着爹爹一塊死，難道你不願意麼？」金牛連忙的答着：「願意願意。」立刻把日月輪和一囊爛銀丸全撤下來，放到山頭上，此時司徒靜等全各撤兵刃，身上是寸鐵不帶，司徒靜這時用手一指，向柳天培等說道：「我們往上闖，可得把全身本領完全施展出來，越快越好，離得遠了，倘若被軍兵擋住，恐怕就不易見經略了，太近了我們可也有危險，真要是挨上幾刀，可是情屈命不屈，沒處訴冤去，只要我喊出冤枉，你們趕緊的往地上跪，手背過去，引頸就戮，咱們命付與天。」司徒靜此時用話激勵着這爺幾個，一個個把腳底下收拾一下，兵刃暗器全堆在這裏，司徒靜說了聲：「沒有遲疑，闖！」這老頭子真是視死如歸，頭一個從山頭上輕登巧縱，這個時候可先不露形跡，一直的翻下山頭，貼着道邊上轉過來，此時真叫把命不要了，這種

大隊軍兵，弓上弦刀出鞘，大營裏又是總督四省軍務欽差大臣，這種地方那容一個平常人多走一步。

司徒靜第一聲喊了個「快」字，身形拔起，這六條人影，各自把個人輕身縱躍的功夫，全用十二分的力量施展出來，趕到靠山口這邊的守衛小隊伍發覺時，人已經飛縱出去，倏起倏落，不過這種事辦的險到萬分了，他們身形雖則快，一直的闖過去，直撲對面中軍大帳，相隔還有四五丈，可是兩邊的軍兵唿啦一下，捲過來，一片叱咤之聲，竟有好幾個開弓放箭的，嗖嗖的一條一條箭，向飛縱起的人射，這可誠如司徒靜所說是越快越好了，他們這麼快的猛撲上去，箭手們全是兩條箭離弦後，再不敢射了，可是真要是想行刺，這個地方也不成，大帳附近一隊軍兵，也分兩行往這邊捲，司徒靜此時抖丹田一聲，高喊：「冤枉啊！」他可是頭一個就跪在當中，柳天培，柳冲，獅姑，金牛，天童，全隨着司徒靜一齊的高喊冤枉，可是全遵着司徒靜的囑咐，一字橫排，全跪在石頭道的當中。

這時前後的隊伍全行撲到，刀光閃爍，眼看着就要砍上。金牛天童獅姑等全嚇得閉上眼，口中一個勁兒的喊冤枉，軍兵們刀已經全舉起來，欺近前的就是二十多名，前後夾攻，可是這種隊伍全是經略的親信，一個個全有些經驗，實和平常的軍兵不同，他們刀舉起來，就沒敢往下落，因為跪在地上的決沒有絲毫抵抗情形，一個個雙手倒背，脖子伸出來，等着挨刀，這種隊伍決不肯這麼殺人了，可是一口口的冷森森利刃，全在這爺六個頭頂上，這大帳一帶二三十位帶兵官，全是在這裏伺候着傳遞緊急命令，督兵進山的人，立刻就有六七名

武官，也是各提着刀撲過來，眼中看到的情形，也覺着另有別情決不是行刺的了。

內中一名是四省經略親信的部下，三營統領記名提督，陸承恩，向軍兵喝了聲：「綁！」這軍兵們立刻答應了聲，噹啷啷兵刃拋在地上之聲，把這爺六個全綁起來，這位統領陸承恩又說了聲：「洗上他們。」軍兵們挨個的把身上搜查一下，全是任什麼沒帶，這時燈籠火把也全圍過來，司徒靜等仍然全是跪在那裏低着頭，統領陸承恩向這一班軍兵喝聲：「閃開」他向前走了兩步，在燈光下看了看這六個人，遂喝叱聲：「大胆的反叛們，抬起頭來！」司徒靜等全把臉仰起來，統領陸承恩道：「你們是苗人是漢人？」這爺六個此時全是苗人的裝束，可是這種面貌一望而知是漢人，司徒靜趕忙答道：「小民是漢人，久居苗疆。」陸承恩道：「好大胆的東西，把第三鎮的總鎮已然刺殺，又敢來刺經略大人，你們也太以的目無法紀了，你這定是被苗山洞主買出來的，你還不從頭講，敢胡言亂語，我可不問你亂刀分尸。」司徒靜叩頭說道：「大人，小民天胆也不敢作那種犯法的事，小民是冒萬死闖到這裏，要求經略大人救苗疆數萬生靈免遭浩劫，我們這六個人，全是至親骨肉，只求大人你恩典，容我們見到經略，把苗山親眼目觀的情形，向經略大人說明，小民們總落個亂刀分尸，死亦瞑目。」這個陸承恩問着話，在燈光下，細查這六人的面貌，司徒靜鬚髮斑白，面貌非常的令人看着起一分敬愛之意，柳天培虎背熊腰，柳冲骨格健壯，倒全像個武夫，可是這一個女孩子兩個幼童，雖則是苗人的打扮，尤其是獅姑那份俊秀的面貌，天童和金牛一個俊得可愛，一個相貌醜醜，可是那兩隻眼睛神光射人，這三個孩子全不是平常的相貌，這位統領不由的

起了憐惜之意，更兼他們身邊沒有一點犯法的東西，這種警衛森嚴之處，決不像行刺的情形，統領陸承恩還要問話時，大帳那邊已有一位軍官如飛跑過來，低聲說道：「經略查問下來，什麼人大胆，在這種時候竟來喊冤，恐有別情，趕緊把來人抓進大帳。」統領向這傳令人的耳邊，低低說了兩句，回頭說聲：「把他們押到帳門口。」陸統領到了大帳前，先行進去回話，這種地方就是一言與邦，一言喪邦，跟着裏面喝令：「把這班人押進帳去。」刀斧手在兩個人架一個推進大帳口，喝令跪倒，司徒靜等全相率向上叩頭，這種地方別說是獅姑天童等一班小孩子，就連司徒靜等也是胆戰心驚，跪在那裏，只眼看着地。

這時上面在喝問：「你們抬起頭來。」司徒靜等一齊抬頭，但是不敢直看着，跟着上面一拍公案道：「大胆的好民，苗疆正在叛亂之時，大隊兵馬入苗山鎮壓，竟敢刺殺總鎮，現在又敢來到本部堂這裏，你們真是目無法紀的亡命徒了，是誰主使你們到這裏來作這種叛逆事？講。」

司徒靜戰戰兢兢，自己把氣提了提，認定了是安心就死而來，怕也沒用，還不如把話說爽快些，遂向上叩頭說道：「經略大人，小民叫司徒靜，身旁這兩個一個叫柳天培一個叫柳冲，這三個孩子全是小民的子姪，現在軍務緊急，苗山覆滅就在眼前，小民不便詳細說一切，好在小民們此番冒萬死闖到這裏，決不想再生還，經略大人，就是不殺我們，也不必放我們，小民們全是被屈含冤，住家在史家圩柳塘村。百花鄉，匪亂之後，竟遭到出兵官的屠戮，三個村莊燒了個土平，小民們避禍苗山，六七年之久，現在明知道一個平民妄論朝政，

決不能免死，小民們願死，苗山此次所定的苗民歸化，逼迫的苗民們沒有法子再活下去，他們到現在已經決意要同歸於盡，苗山中沒有一個打算再活下去的，經略大人，莫說是所定苗疆歸化的一切辦法，苗民無法承受，只這附近一帶的各土司和過去駐防的官兵勾結情形，已經逼得的苗人挺而走險，別無生路，苗民們身犯罪刑，臨死還要花十兩八兩的墊刀錢，這種壓榨苗民，其他的事也就可想而知，小民不佞多說，現在所有各苗墟中，苗民們已經自己動手了，殺妻屠子，慘絕人寰，除了能和官兵拚的，一個也不留了，這種情形經略大人立時可以看到的，因為苗兵還沒有衝出青狼口，這一帶全是官兵勢力之地，只要大人派人沿着兩邊山頭搜索下去，雖則還有幾個殘餘的老苗們，他們無能爲力，不敢抗拒，可是他們決不想活，決不想逃，各苗墟中已經堆積好了乾柴乾草，只要這次苗兵再遭慘敗之下，他們是一齊動手，火燒苗山，殺不盡的人，也要自焚而死，這種情形在那一朝那一代也沒有這麼殘酷的事，小民不敢妄論誰是誰非，只知道經略是個愛民如子的官，苗族一樣也是人類，當作野獸這麼屠戮他們，流血千里，稍有人心者，能這麼放手屠戮麼？小民們的來意只求經略大人，當機立斷，事情稍一遲緩下去，造成從來未有的慘劇，小民們父子叔姪六人，願以性命獻於經略之前，只求恩典發惻隱之心，挽回苗族這次的浩劫，經略大人信與不信，小民們也就無可如何了。一經略張廣泗，此番本是已經連續得到緊急報告苗山大亂，就在目前，哈元生雖是一個能戰的將帥，這次事他被許多人蒙蔽，冰凍三尺，不是一日之寒，並且這次竟自毅然調動六鎮人馬開入苗山，這一來所有的邊疆上造成無邊的後患，永沒有安生之日了，所以經略張

廣泗，不動聲色，毅然的帶兵趕至苗山他現在尚有這種權限，所以也敢這麼作，此時更有這司徒靜等一班人闖到大帳，所報告的這種情形，尤其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經略聽了何嘗不動容，自己的情形，就是想把哈元生這種亂命止住，仍然要招撫苗山洞主，改定苗族歸化之法，無論如何得叫他就範，他們若然還是強悍無禮，不服從清廷的命令，那時候名正言順，以大兵之力直搗萬花山，也足以收撫各苗族，哈元生這種辦法是強行壓迫，以戰勝之師用威力來使苗族屈服，低頭忍受，那會不激成巨變。

經略遂點頭說道：「很好，你們果然所言一字不虛，今夜的事，不只無罪，於國家於苗族全算盡了大力，我必要專摺奏報上去，不過倘有異圖，你們可休想活下去，來呀，把他們全看起來。」司徒靜等到此時可算放了心，知道命保住了，果然經略張廣泗立刻傳出幾道命令，更派自己統轄的親信隊伍中，提督鄒炳善，帶着經略的令符，趕赴青狼口，向苗族宣示，只要苗民們不再生叛亂之心，所有以前所定苗族歸化辦法，立時廢棄，候清廷重行再定苗疆歸化辦法，必使苗民能夠生活下去，選快馬先行走了這一撥，跟着又派了幾位經驗多，能够辦事的官弁，向兩邊苗山實行召撫之法，令潛伏的苗民只管現身相見，決不殺害，入各苗墟中，查看實況，隨地記錄，所查勘的如不符實情，以該員是問，以貽誤軍機論斬，更傳令所有入山的六鎮人馬，不只於停止前進，除了第二鎮派守青狼口，防備苗民不守信義，還想往外衝，其餘五鎮人馬全行撤出苗山，聽令辦理，更派員馳赴揚威將軍行轅請揚威將軍立時到大營議事，這幾道令下去，這苗山一場浩劫竟能挽回。

趕到天明時，一切的命令全傳到，所有派到苗山探查的人，回報司徒靜所說的情形一字不差，經略張廣泗，聽到這種報告自己遂立時又傳出幾道命令曉諭苗山各族，就是自己以四省經略的地位担保，苗民們只要安心歸化，對於苗山所有派征的一切，全行豁免，所有各土司全行免去，另由各苗墟的苗族們選派公正人管理苗墟，一切刑罰，仍遵苗俗，不過清廷可得常期派兵鎮守苗山，屯田永戍，這一來苗民們還會不遵從麼？整個的苗山，歡聲雷動，苗民們在晨光曦微中，每一個苗墟原有的人全派出十個人來，由洞主領率，全是赤手空拳，身邊任什麼不帶，所有苗山帶兵的酋長們，全自行細綁，從苗山中湧出來，叩謝經略，他們正是在表示着迫非得已，以死來抗清兵，如今有這種善政，嘉惠苗族，他們所以情願在經略前領罪，聽憑處治，一個苗山前全聚滿了苗人，哈元生將軍雖被請至大營，經略約他一同去見各苗族洞主酋長，他那還敢出頭，經略張廣泗，親自出來撫慰洞主苗酋，各部落的苗民，這苗山前，一片歡呼，震動天地，在這經過的時期中，更有人詳細的問了司徒靜一切的經過，經略大人也在當時把司徒靜等放出，並向苗山洞主酋長們宣示司徒靜等這種義行，准許司徒靜把抱月峯一班鄉人們接出來，令該管地方官撥款協助司徒靜柳天培等重建三村，永免三村的錢糧，司徒靜等，入山起出史湘老人的尸骨時，苗山洞主和該酋長各部落全以苗族極重的禮節致祭送靈，爺幾個和一班鄉人重返三村，再過起安樂的日子來。

(完)

一九〇五年三月出版

苗山血淚續集

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鄭 證 因

發行人 張 琪

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126弄203室
上海廣藝書局

電話九三六八〇

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藝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